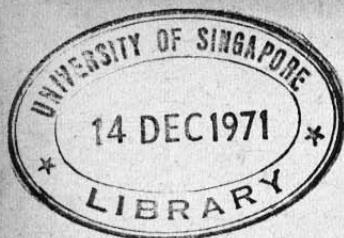


# 蕉風



5R  
26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精 奴  
 周 呼 喊  
 白 壮 壮  
 梅 淑 貞

226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NOVEMBER, 1971.**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106

**定價五角**

# 艾文給溫任平的一封信

任平兄：

昨天拜讀到大作：論介葉維廉的「愁渡」五曲，非常欣喜。

文內會提到拙作：「蒿里曲」和「渡」。我有幾句話想全你談談。

我不否認引用葉維廉詩的「王啊王」或「王啊」，這些字眼。這點，你認為是他一次勝利的創造。蒿里曲是古代庶人的輓歌。

所以，我這首詩接觸的是死亡逼近我們時的那一種悲切的美與那無奈。我用「長安城」，「從長安到那座山」寓意唐代那一位「王」對他醉心的愛人的死的那一種無援的「切腹」的痛苦的心靈，據為詩的「張力」。這種死，在我看來；悽美、悲涼極了。而我們的「王啊！」。本來是君要臣死，臣不能活。可是，那一次是一件非常漂亮的例外。所以他「好疲乏／臥下／能扯着一把草／就隨便安息罷」。「君」全「草」混一而寫，我是有深切用心的。你全意嗎？「王啊！」這兩字眼在我已不是葉詩中的「王啊王！」或「王啊！」。

再說，「渡」，我的所謂「渡」，非是葉詩的「渡」。

人死了，許多做子孫的，喜歡來一個時髦的「做齋」，誦一點甚麼的經給死者，而後心安理得。所謂「做齋」就是超渡死者亡魂，無他。至于渡得渡不得，我不知道了。

我的靈感却是由此而來。「渡」我再次接觸到死。

「渡」篇出現的那隻「滄桑小舟」和極度疲憊的大夥，是因為他們「航行」了老一段「人生歷程」，到了「燈火一二」，「暮」的極限了，逼近他們的又是「死亡」。「星子啦」，「小舟啦」……已「蒼老」。死亡此刻就會到來，再「航向另一座灘頭」，王啊王！（生命力、命運），還有幾許「偶然」呢？所以我寫「剩下兩口深陷的眼眶」，死了。

人是逃不了死亡的。但是「兩枚（雪白）的火種（象徵精神），留下來了。因此人類好像還有一絲（雪白）靈光，「瞧着我們孤聳的身影」。

拙作「蒿里曲」及「渡」，都是接觸到死亡這東西，所以我說不敢和葉維廉攀上關係。不知道，你以為是不？

我也把這封信轉給周喚兄，算是幾句交代話。希望他再轉刊給蕉風的讀者。

艾文 八月卅日

# 藍影的散文

## 不動

在作這個決定時，我感到他在心裡死去，一點一點的死去。冷下來，他終於變成一個硬塊，在那裡壓着、阻塞着我的心。

下了決定，就把一切奔馳驟然中止，它們都勒在那裡，就像那無聲影片出現在銀幕上的畫面那樣：那匹馬，抬着前蹄，停在那裡，僵住了。是的，如今生活不再是流動的飛轉。一切都僵在那裡，滯着那一片死水。那一湖水，被倒上一層層厚厚的膠，風吹不過，暗流湧不起，掀不動，那魚兒呵，可窒息在膠底吧？

我不知道，從來也不知道語言有這麼大的力量，一聲「好吧！」就可以馬上把一個世界分成兩個。隔着兩個截然不同的相反的世界，要從這一面跨過去到那一面，那是再也不可能了。現在，沒有忙碌，

沒有興奮的焦急也不用整裝。雖然還是不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現在是作而息，息而息，一切都在不動中，一切都膠着。這一切的改變，就是「好吧！」這兩個字。當年轟炸廣島，也是這兩個字嗎？兩個字就炸開了多少千里以外，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幸福。那千千萬萬人何其不幸？但他們還有可以抱怨的。我呢？那一聲好吧是我自己說的，抱怨？抱怨自己嗎？又不是三兩歲的小孩不更事，又不是盲目衝動，只想做英雄。清清楚楚地看到這片大膠，一點一點的蓄下來，還得說好吧！

不要問我打擊後的創痛幾許？我只能說：已不年輕，人到中年百事哀，不知是否已入中年，但卻是真正百事哀。這哀不一定是喪名失利，也不一定是失妻缺夫的哀。天知道，一點一點的失卻，在別人看來不足輕重，但卻處處是失落，處處是哀，個中的滋味，真不足為外人道。這個「外」，不必是與親相對的外。外於己心，每個人有那一塊固不可破的，不可入的心園禁地，在這個圈外，任何人、事都是外，有時可能還包括自己。

說說不感到寂寞，不會無聊得要想法子殺時間。那不是因為擁有什么，也不是感情的富翁。只是體察到心園禁地的堅厚與牢固。李白說自古聖賢皆寂寞，其實聖賢應指自覺的人。如果明知道這是人生而如此，又何需抗拒？何必掛在嘴邊？能訴說的悲哀，不是最深的悲哀；能訴說的寂寞，也不是最深的寂寞。往往想到這一點，就連甘心被膠埋的悲哀也消散化卻，就連一提筆的欲望也沒有了。佛家說的無執涅槃是這樣嗎？

我依然執筆於一訴，是執妄？是障？還是人性必然？誰知道？又何必知道？

一切動都源於一個不動，這是一個很古很老的原理了。不動也必

隱藏着一切的動能，否則何以能動？飛駛的太空船，依然要受制於地面的指揮站。動而安，那是不動，卻不是死。我等着，不動地等着那死在心裡的硬塊，等着它靜而復動，死而復活。死於自己，那是自我復活的開始。你看乾卦，是那樣的滿，坤卦那樣的虛，但乾復坤轉，總是這樣生生不息。你看人事的多變多曠厲，總是這樣一次一次的置你於死地，但你又一次一次的由死而復生。

不知道這次要死多久，但心裡的硬塊，總是越來越大越硬。他還在死，一點一點的死。要多久？要到甚麼時候才活轉？死時對這生生死死的自覺，倍覺淒涼與無奈。復活後會說這是生命的花朵與顏色。能够跳出來看自己的無奈，看自己形身所受的局限，在無奈中抓到平安的永恆，那就有福了，至少不會像沙特，像卡繆，再跌落自覺的自覺的虛無裡。死時，在死着，握把一心的不動，呵，我等着復活，艱苦地等着。

## 死亡

昨天，他正在飛翔，還在那裡迎風得意。可是今天，他死了。突然。絕然。

不要問爲甚麼，他要死就死了。活不下去，不想死也得死。是嗎？他死後，一切都靜了，平了，不好嗎？有人說，像那彼風摔來摔去的風簾，此刻，風息簾止，它不必有辛苦的往來奔命，可以休息了。

像那正在台上演唱的歌手，突然嗓音破了。許多人，關心的、妒忌的，都該高興。只有她不。

像那從山巔瀉下來的澗水，來到平地，又阻着一塊大石。石頭說

：就在我脚下欸注，成湖成潭，任你喜歡，只是不必再往前奔走了。

停下來納納清靜，息息疲，不好嗎？  
不好嗎？他死了，可以休息，可以納福，可以養命息倦，不好嗎？

問問風簾，它可不喜歡，沒有風，那顯得出那份飄逸。那上面的圖案，那能生動欲流、欲飛，欲臨？沒有風，它那能成風簾？

她不開心，歌者歌，歌而無音，何以歌，何爲歌？歌中情，不能訴，歌裡意，不能傾，她成什麼？  
你不見澗水流竄的歌是跳躍的歌嗎？叫他爲湖爲潭，怎比他奔向海洋的舒坦？叫他長伴頑石，怎比他作白雲的鏡有詩意？  
但是，他死了。願意或不願意都歸枉然。開心和不開心，和他又

有甚麼關係呢？

# 欄外的獨白

## 我喊不出來的我可以寫出來

一位同事的新車號碼開了頭獎。二大二小，十千塊。嘖嘖。免費車，還有賺呢。嘖嘖。好幸運啊。嘖嘖——我從別人的嘖嘖聲中緩緩退到屋外。

屋外是一列鐵枝圍成的柵欄。晚上八時許。天穹黑得可怕。幾朵不減的星花閃着，像一連串連續被提出來的問號。而黑夜是沒有答案的。就算在柵欄外，屋內的談話聲仍然湧來，夾雜着一些不知爲了甚麼的笑。幾盆長得很挺秀的花在風的流動中飄來微微的馨香，一陣突然爆炸開來的哄笑又把那小小的香氣掩蓋住。

我還是走遠一點吧。此刻我渴望靜。這樣的獨步會否顯得自己很孤苦無助呢？不要緊，由得別人怎樣去想吧！你是你自己，Be thyself那是最重要的，何況你有你自己的朋友，雖然他們在很遠的地方。上星期自己還寫信給思采告訴他在「煙霧紛飛」裏的句子：

我已經是一尊雨中的泥像

再也沒有完整的形像渡江了

使我想起張愛玲炎櫻語錄中的：「每一隻蝴蝶，都是一朵花底鬼魂，回來尋訪它自己。」它

們都是詩的言語。張愛玲的句子有一種奇詭的美，周夢蝶、英培安的集子裏都會引用過，謝清一看到便讚口不絕。思采的句子所用的意象很是哀愁，一種古典的愁，很無助很無奈，它應被更多人注意到的。我在那封信裏告訴他：張愛玲不寫詩和他的不寫詩同樣是很可惜的事。我說的是真話。我不喜歡矯情，他的散文愁意很濃，他應該自那個閉塞的圈子掙脫出來，個人的悲痛其實是可以昇華為一種對人類的「悲劇體認」。我說過他的境界近乎王靜安說的「小」的境界，要真箇大展身手，還需有所激躍。我說的是真話。我自己對散文也有野心，而思采是一個可以寫散文的人，我高興有他這樣的同伴。他承認很受葉珊的影響，他實在應該知道葉珊的優柔並非一切。

夜涼如水。葉珊在他的許多散文中也每有寒夜的描繪。我抖索了一下。他的寒夜中的蟲鳴狗吠常另有寓意，使人心顫。我離開那些鐵枝圍成的柵欄是愈來愈遠了。我就像 Samuel Maria Rilke 筆下的豹，但不是被囚在欄內的豹，是躊躇獨行、喜歡思索的豹。花香渺不可聞。這兒的住宅有一些疏疏落落的橡樹，又黑又高。它們，唔，它們只是電鋸虎口下的遊魂，苟延着殘喘。也許，也許不久的將來更多的屋宇將平地疊起，它們就會一株株慘叫着倒下去、倒下去！最後殘剩的恐怕只有更蒼白的空地與更灼烈的陽光吧了。

一頭無聊的狗子嗅着我的腳踵跟了我好一會，現在總算厭倦了不再跟了。我對牠也許在陌生中還不乏一點點稔熟的原故吧。我驀地有一種想說話的衝動，我真想告訴別人我心裏所想的；或者在風中喊他幾聲也頂過癢。張開口，不知怎地剛才那股衝動便發作不出來。我是一個被領帶繫束、不能引吭的人。文明人，你是悲劇的。可是我總不能窒息自己，囚自我於暗室，綠浪筆下那間無窗無戶的暗室；徒然的衝撞只換來徒然的鮮血四濺。我要表達自己。我喜歡流動且在增長的東西，像河，像長長的思想，所以我不避諱地把我的剪稿寄來寄去，寄給朋友們看。思采說我是甚麼「左右手」能手，北藍玲說我的散文自創一格，我是嗎？我不知道。我記得思采和我曾經為梁實秋的「學者型散文」究竟風格較近培根或蘭姆這問題大辯了一場，但我和他始終是好朋友。「風向」六月一日出版，六月十日我便收到了他的書了

是的，風向。現在的風正向我吹着。不過我卻不辨方向。風開始吹得大了。Wind will

*blow as strongly as a big monument*這是梅淑貞譯詩的最末一句。我的幾縷頭髮飄搖搖，這股風有些像平地而起，我開始瞭解英培安「詠嘆調」中用「大石碑」來比喻風的用意。如我是在古代如我是古代的名士，此刻儒生中必然是擺晃擺着起承轉合的韻律，只是星星典雅如昔，在星芒下行走的人已不復坐他們的轎叮鐙他們的金步搖欵動他們古樸的長袍了。這是楊祖裸裎的現代，我是現代人。雖說有時古典的精神忽然在我心中顯身，但那卻似一現的曇花，我至多能匆匆把握到一點熔冶入我的散文和詩中。

現代啊現代，許多風砂揚起自輪胎揚起自壓路機揚起自煙窗，塞滿了我們的口填滿了我們的胸腔蓋滿了我們的毛髮佈滿了我們的視野，可是就算風砂猖獗如許我們的顏臉層鋪着紅塵的日子裏，生活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的沙是一箇很恐怖的象徵，但它本身卻是一項藝術的塑造。藝術的探討就是一股活泉，使我們不致乾涸而死。而藝術的創作用意為何呢？葉珊曾這麼說：

「而創作是不是尋求知音的活動呢？有時我難免相信，原來人的自限孤獨只是為了重新肯定他傲氣的價值而已。怎麼把自己從人間隔離開來，然後用自己的血液將這面牆突破，重新去接觸世人，這大約正是某一種人的野心——等到他用自己的血液穿牆而出的時候，他便不再是順遂成長帶着孩提愚騃的了，因為他投入世界的時候，隨身攜帶着許多文字，他自己寫的文字，原始而真確的情緒，他自己定義的美。」

也許我現在感受到的痛苦正是潛意識中企圖突破周圍牆似的層阻所難避免的一種痛楚，碰撞所帶來的痛楚。我高興知道自己不是獨一無二的企圖破壁的人；那個很年輕很年輕的賴瑞和也是，我知道他在研究國際語文拼音法，和在學習法文。他甚麼時候才可敲碎四方八面的牆，把存在告訴歷史，把自己定義的美展露？這不是他、我、以及弟弟及許多不甘平庸的人恆在求索的一個問題嗎？

瑞和在完成了「海明威專題」之後，便邀我一起搞「福克納」，但是我對福克納的 Portmanteau words 的運用與 Fin de Siecle 的悲劇情調的渲染頗不習慣，覺得福克納很難應付，便婉拒了。

把福克納的事擱下，我們又討論了許多，許多別的事，好像最近劉紹銘已來星加坡大學

任教啦、羅繆、貝娜苔即是詩人楊際光啦、孟仲季和秦秦是兄弟啦、周喚近來要出版詩集「存在之外」啦、「十二星象練習曲」獲詩宗社詩獎啦……然後從文壇近事，我們忽然又回到海明威那個老鬍子身上。我們談到他筆下各種形式的死亡：猛獸的死、用剃刀自刎的死、鬥牛者的死、難產的死；不然就是 *The Killers* 裏頭的靜待死亡。後來我們又扯上了海明威的 *Big two-hearted River*，那是一篇看起來十足像是自然主義的東西。可是換了另一個欣賞的角度，那裏頭的河水，鱈魚，沼澤就都變成具有濃厚象喻意味的物體。文字本來是幫助我們瞭解作者的思想與見解的橋樑；作者用以傳達一己觀點的工具，但是文字組合之後與乎藝術加工之後的投射作用（Projection）往往出人意表，更具撼人的力量。我和瑞和的討論堅定了我專文論析小說家王敬義的作品底決心。他小說中的兩重世界的互為折射很令人歎服。我覺得文字本身是一種means一種medium 一種最基本的原料，把它形象化一些來說，它就像一枚門匙，門匙本身沒有甚麼意義，它的意義藏在那一道道門——美感的門後面。每重門的開啓是一幕幕預想不到的豐繁奇美的世界底呈現。手握着門匙、徘徊在門外是那些局限和自囿於文字的表面意義的人——是的，拿着門匙，無門可啟，一個人走在路上，我的模糊身影聚集的正是這些所謂讀書人寫作人的愚昧遲鈍。我手上的門匙寂寞地晃着，發出金屬的撞擊聲，我也似欲離開我的影子而去，如果還有甚麼殘餘的愚拙，我都願意它們會在這黯夜中無聲無息地被埋喪和遺忘。里爾克的詩常出現自我與時空接觸時發出的碰撞聲，但那是不可聞而可感的，不像我底門匙無所謂的搖擺，了無意義……

有時我的思維真的很亂。剛才還在想思采和他的風向，後來便又想到別的去了。我好像只有坐下來寫作或閱讀的時候才不會想這想那的。唔，路的轉彎處有一盞街燈亮着、離開老遠便看到在燈下那一團黃中撲撞着的飛蟲。我走得很遠了。這兒不是住宅區，是通向郊外的一條小徑。這兒的蟲鳴聲響多了，兩旁是昏黑莫辨的樹叢。我不敢去想像那些陰森魅暗的枝葉後面有多少對窺視的敵意的眼睛。也許很多濕蟠蟠、軟爛爛的冷血動物在我腳前腳後無聲地遊走。我應該回去，我不能屬於死氣沉沉的荒野。吞吐舌頭的蛙、叮人的蚊子、邪惡的大鴉、碌動着大眼的貓頭鷹，啊，我應該回去，我不願想到蒲留仙想到神曲想到地獄想到死亡想到我眼前氤氳的夜霧如一面恐怖的網羅朝我頭上身上罩落。我不屬於這片土地，也不屬

於週末的賽馬，不屬於屋子裏那片喧囂，我屬於我自己。我喊不出來的我可以寫出來，我要把脚步加快。

我走過那支燈柱，許多蟲屍在暈黃光圈下粉飛，輕輕在我頭頸上洒落，像哀愁而暗的霧那樣地無力，沒有發出一聲呐喊，便消失在全黑的夜土上，我不敢細想那是否是詩意的死，那道柵欄已經在望，有些人生中細微而又深邃的問題——像蟲的撲向光，把生命毀滅在那一瞬熱烈中，往往使我感到不知如何安置我的形體，我寧願去直視那道柵欄，繫着白漆的鐵枝有點刺目，我在這麼遠就看到，它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顯然在等着我的開啓。不知他們走了沒有？

就算他們還沒有走，我也要回去，欄外的夜正在加濃，正在煮煎着全孤的黑。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的思維很有收穫。我快樂自己還能這樣地想、海闊天空地想。我發覺一個人在不斷搶先說話、不斷張大喉管把話說得大大聲拼命去 attract attention 的時候，他們用腦的機會其實是很少很少的。推開柵欄進去吧，在我的書桌前，有一大疊稿紙和全室的典雅等着自己呢。

# 死流

可能已經忘却了自己的年齡，在這個時候，他只能使自己知道，確確實實的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持續下去，把生命持續下去，除了這，甚麼都不再去思慮了，因為，除了這，甚麼都不再會有意義了。他已完全空無。這個時候，他也彷彿只有一道路可走，那也是不能再做任何抉擇的，那就是越過邊界，到印度去。但他又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走向那裡，他所看到的都是一堆堆的人，在季候風猛烈的吹括下，茫然地走向一個目標，那是千萬人的共同目的，雖然那個目的並不一定能確保生命持續下去，但所有的人都相跟着走去。他也就跟着走，因為他覺得這已是一道最後的路，如不走這路也只好目瞪瞪地等着飢餓和疾病的來臨而已。無論怎樣他都不肯停留下來，當他掌中像仍握着一些甚麼時。他雖然飢餓，但他仍舊跟着人群走。

他看着那廣大的人群，正在慢慢的移動，看上去就像一條龐大的百足虫。他想，這些人的命運似乎都以一種固定形去伸延下去，等到有一個時辰，那種有決定性的時辰蒞臨時，他們才會停止行動，要不然，甚麼的怎樣的却無法去阻止他們的流動，這也當然包括着他自己。

在他前面，在他後面都是稠密的人，他就是被夾在中間；當然也是悲慘的一份子。他看不到其他的

甚麼，一張張愁苦那種失落了太多的臉孔，季候風正在每張臉龐上劃下淚痕，那些苦痛將要流向何處。他常在模模糊糊中聽到一句句在人群中爆開來的充滿着生機的話：「越過邊界，到印度去。」他似乎也很興趣，那是因為他也很飢餓，他必須跟着人群走。

他不明白一個人，是一個平凡的人能容納幾許的災難；那海嘯，那內亂，每個人的臉都是一塊腐朽的木。像他自己，當他從恆河河口離開時，他的心就痛得幾乎要裂開。一切就為甚麼要這樣發生呢？他完全不能去理解，他根本就沒有甚麼心理上的準備，一個幸福快樂的家庭，一塊肥沃的土，一片青葱的稻田，他常站在階陌上迎着清風。可是那天那凌晨，他迎來的風却是時速一百哩的，迎來了一樁悲劇。他無法不想的，關於這些。

整記憶的慘痛。朗加巴里杜里河已泣不成聲；那個可怕的凌晨，那時，他完全沒有預感，他只知道要陪着父母妻兒們進早餐，太陽仍距離得好遠，他們得開始進食。他看着去皮豌豆湯溢出鍋外，孩子們仍徘徊於夢的邊緣，雙眼惺忪，但却跟隨着鍋蓋的滾動而旋轉，像期待着一些甚麼。就這樣，一陣從沒有聽過的恐怖的聲響壓了過來，一切就這樣被溶入悲劇去。而這悲劇却由一根橫木的存在而遺傳下來。

人群在濃黑的夜裡都有一盞燈，這是一個最實際最切要的，他們已不能再迷失方向的，另一個方向絕對就是死亡的，除了這盞燈外，有的就是一條破席，一條被，幾件破爛的衣服。像他，那幾件衣服就是在那場海嘯過後在一個荒野上隨意檢來的，他不管那些東西是屬於甚麼人的，在那個時候，他已不再考慮很多的，就是挨打，對他也似乎也不在乎了，他的一舉一動已不像個人，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盡力保護這生命，雖然活下去對他已完全沒有甚麼意義，但他就是因為這一點，他要活下去，他逃亡，他跟着人群走。

他曾經企圖把自己交給神明，他走進廟宇，他虔誠地跪下，他祈禱，因他已似乎沒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他還是感到痛苦，照樣不能得到甚麼，他內心的空隙也實在是難以填補的。當他進入那最虛空的境界時，他突然反省過來，覺得這樣做是何等愚昧，他看了神明那仁慈的笑容最後一眼，然後，把命運放回自己掌中，他攤開掌心一看，都是堅硬的繭。於是，他跟着人群走。

當他沒有法子去推揣命運的迹線時，他只有把自己歸納起來。在種種最痛苦的時刻內，再去尋覓生與死的根源。那天，在慌亂中，一顆無情的子彈曾經擦過他的臉頰，但他並不感到驚慌，他根本就已不能體會出那顆子彈的威脅力。他不能確定自己現在是死還是活着，他要明白死與生的區別，死與生的距

離。爲甚麼一個人死後就失去了感覺，但他仍然生着而又爲甚麼沒有感覺，所以他懷疑，他不能鑑定生與死的差別，在他來說那完全是一樣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這問題對他實在是一回很嚴重的事，在海嘯中，他死去過，在炮彈中，他死去過，而現在，在飢餓中，他也不能肯定是否活着，他真的是麻木了。這感覺，在海嘯過後就產生，那時連一百哩的颶風掀開了他幸福的屋頂，幾十尺高的海浪淹沒了他快樂的笑顏；他那張棕褐色的臉，當綻開笑容時是很穩定的。

人群中突然起了一陣喧囂，他已意識到那是甚麼一回事，但他還是擠過去看個究竟，又是多一個人撤離人群而去，這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霍亂菌在猖狂地侵襲着這支從死獄中掙扎着出來的隊伍。他在那堆哀號的人群中，抬起頭望向遼闊的空際，膝部已酸軟無力，他心底喊的又是甚麼呢？印度，印度。他垂頭望向迷濛的西面，那還有多少遠，但他仍堅信，他能跟隨着人群走向目的地。他自己也覺悟到，他有這麼堅定的毅力，也就是這隊人群，如果是只有他單獨一個的話，早就支持不下去了。在這苦難中，雖然他本身所蒙受的苦難並不會比別人輕，就因爲這樣才能再在這苦難的人群中得到的更多，他已幾乎完全沒有甚麼了，整個人生已被嵌掛在那一堆堆悲慘的記憶中，他能得回點滴的就是這苦難中的關懷和同情。

在人群中倒下去的人，他的家屬們只好隨意把他埋葬，不認墳地，不立碑碣，就只那麼一堆淤黑的污泥。人一步入這個時刻，已是無可奈何的了，死的死了，生的又想着一些甚麼呢？他自己想着，這人比他自己的家屬還要幸運，他的家屬們連屍體都沒法子尋找到，一想到這些，他的心頭又難免要抽搐起來。

他看到有些人正在跪着向天祈禱，他知道那些人已經進入絕境了，經不起這種種慘酷現實的摧殘，意志已經完全消失，只好跪着向天悲號。他也知道這將挽救不了甚麼，因爲他們都已踏上這條路，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像他自己一樣，既然已跟着人家走了，那就要一直走下去，到這個時候再不能堅強自己的話，那也將會棄屍荒野。這道人流好長，但他無法去確定其數目，總之是成千成萬的，其實他已不關心這些，他恐懼的是那凌厲的霍亂菌，這兒完全沒有醫藥照顧，隨時會染上，他也將不會例外。

在朦朧中他看到一大片青葱的稻田，那是一股希望，在海嘯過後他就不再看到這些了。他把眼睛從漆黑的天空移落人群。他覺得肚子在絞痛，那是因過度飢餓了。這個威脅已經存在很久了，但他因爲始終未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到底是屬於生還是屬於死，所以他能持續着這殘喘的生命，或許因爲這樣他將會

永生不死，但死的距離是那麼的靠近着他，而他仍毫無覺得，實際上他被死亡圍困到已麻木，在這情形下他反而不遭死亡的威脅，但這也並不等於他會永生不死，這是不可能的，生命的力量是有限度的，只不過是死亡對他太熟悉了，死亡對他並不成爲一回事，只是一個生命的另一道行程而已，他認爲。

在那海嘯和炮火中，他跨過多少腐爛的屍骸，人的，牛羊的，都混在一起腐爛，幾乎無法分辨那些是人那些是牛羊，他只掩着鼻子走過，都未曾去驚奇那些甚麼屍體，一切都太平常了。當然，這些屍體的存在是無法超過他心頭上所需求的，那個時候是不會去關懷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件事物，即使這樣對他也不會有甚麼益處，他只關心自己，先一步，慢一步，一切即將改變。

他跟着這人群不知道已行走了多少天了，他不能記起，幾個白天，幾個黑夜，走累了就停歇，休息够了就繼續繼走，他完全不必去記起有多少時間。並常會自然地看看前一段的人，又會看看後頭的人，他並不是關心這些人，他擔心的是這麼多的人，這些人到達印度時的處境，萬一那兒也缺乏糧食，那麼他以及他們的這場行動不是會失去意義。可是，所有的人都只拼命走，都未曾去想這個問題，根據那些人的行動看來，那是肯定的，一旦到達印度時，一切都會好轉的。這是必然的，每個生命總有一線最好的寄望，雖已身處絕境，但仍要掙扎，仍要假設，把一個又一個新的希望擬定，然後才付諸行動。這人群，最明顯的就是在這樣表現着。大家都想，到達印度，到達西孟加拉，一切就會好轉的。他也一樣，他確確實實的也是這樣寄望，只是他並不樂觀，因爲這是一道成千上萬的人流，湧進去那兒也是會受不了的。

白天走路，黑夜也走路，在疲乏得再不能舉步時，就駐紮在大路旁，整條道路看上去也就是一個廣大的難民營，他常聽着孩子們的啼哭聲，病痛的呻吟聲，以及飢餓的咆哮聲，整個人群就沒有一點生的氣息，到處醞釀着死亡的危機，而所有的人都像攤開着雙手迎接過去，而他們都不埋怨一聲命運，因爲到這時候他們僅存的就是一個最純真而又最虛弱的自己。他也就是。

在這吵雜混亂的人群中，他却在塑造着另一個希望，那只可能是一個奇跡，那就是他希望會在這人群當中發現他的家屬。父母親，妻子，兒女。因爲他曾花去兩天的時間，仍然沒法子尋找到他的家屬的屍體，他知道他們已沒有生存的可能性，可是他又不能肯定他們已完全遭遇不幸，因此他不時會注意着這廣大的人群，希望會出現這個奇跡。那一個就像是他的妻子，那幾個又像是他的兒子和女兒，那些啼哭聲多熟悉，多親切。他眼角夾着兩顆晶瑩的淚滴，總抖着不肯滴落。一疊疊的幻象總更把他的希望擊落

粉碎，換來了心頭上陣陣的劇痛。輕輕將兩顆淚珠抹去，向着天空嘆了一口氣，很長很重。

他曾經想過，那些時間，那些國度，把他整個人生歸納在災難裡面，想想命運並不是確實的，但又要想怎麼說呢。當然，到達這個地步，一切都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是最確實的，除了這以外，一切都是支取不出甚麼來。這一大群的人都是不能眼看天災人禍的摧殘，他們是企圖扭轉一點甚麼的；他們逃避槍尖，逃避飢餓，把一大群的苦難組成一道活着的死流，流向命運以外，流向一個新的世界，雖然這仍然是何等渺茫，但他們已在改變，在扭轉。

他喝下一口污水，肚子即刻引起一陣劇痛，他不能表示甚麼，就是表示出來所有的人也無可奈何的，連他自己也完全沒有法子克服這問題；所有的人都一樣，遇上這種情形，只有等着，眼瞪瞪的，等劇痛挨過去，要不然就是靜靜躺下。他靜靜地坐着，臉孔上有一陣陣的痙攣，但他並不感到懼怕，他所面對着且是正面的沒有甚麼，那只有死亡，死亡就是他唯一最真誠的信徒，始終跟隨着他左右。他一點兒也不懼怕，死這回事，他看慣了，他蹴過許多死屍，他緊抱着那根被颶風捲下的他的屋子的橫木在浪中漂浮，一顆顆炮彈在他腳邊飛舞，他也一樣能夠活到現在，如果說死亡是很難逃避的，他將會說那根本就不用去設法逃避，因為越想逃避它就更靠近。那太多重的災難降落在他身上，所面對着的一點一滴都是死亡，所以死他總覺得不是甚麼。如果到這個時候才對死這回事產生恐懼，那麼他抱緊那根橫木的意義又是甚麼，那個時候不是以最果敢的行為去對抗死嗎，為了要保護這個生命，不知費盡多少力量在巨浪中掙扎，如果說這生命的存在已沒有作用，當時只要來一鬆，棄下那根橫木，一切也就結束了，也不會再有這種劇痛。既然已把這生命保存下來，那又怎能不接受一切新的苦難呢？

他的劇痛已傳給人群中的另一份子，他突起兩隻眼球，雙手攤開，然後環抱了整胸的虛空；一條破席，一包撿來的爛衣服，唯一能使他的生命得到溫暖的，這些東西他多珍惜着，他想不能再失去一點一滴的，不能再空無下去，至少至少要保有這些。他把這些東西捲好，運動一下雙脚，他看着去得好遠的人群。

人群仍然不停地在移動，他不知道甚麼時候也不知道再需要多少時候才能越過邊界，在他心中當然是不會再有多遠的，總有一個時時會到達的；烈日，季候風，飢餓，霍亂，肺炎，支氣管炎也阻礙不了的，那距離還會有多遠。他走得更起勁，他好像已越過多少人，但他總覺得，越過的並不是甚麼人，而是一個個的死亡。

他總想著這場人類慘重的災難，雖然他會埋怨上蒼的偏倚，但那又有甚麼作用。他不是猶豫著面對著的一切難題，他只要有一個時候，甚麼外在的能使他確定他是生存着時，他將會描繪下一頁生命的光榮史。猶豫和恐懼將使希望崩潰，他既然已不受死亡威脅，那還有甚麼問題比這更嚴重的。他回頭看看人群，已距離他好遠好遠。

他並不苛求甚麼，他已感到很僥倖；海嘯、內亂、疾病，他能够逃過這些劫數，這點他像是很滿足的，他知道許多的人都沒法逃避。他就總愛摸弄着自己瘦削的臉頰，這不是意味着欣賞，而是他總想到個確定，他到底是在甚麼世界？這個問題始終縈繞着他，他又偏不能得到肯定答案，他總是失望，有誰會使他相信生的這回事，又有誰願？到底生的模樣是屬於怎樣的，所以他常用那種低級趣味形式去探討，儘管那是一種無聊。

此刻，他超越過了所有人群，他綻露了那隱匿已久的笑意，但他還是沒真正感覺的，他只是微微的聞到了一絲生的氣息，那是的確很微很弱的，那是從一個面瀕絕境的生命才特有的敏感中覺察出來的；因為他是已超越過那些人群，他就一直感到那些人群是死的象徵，而此刻他已超越過，所以他有些微屬於生的感覺，但他也並不是完全樂觀的。

在海嘯和炮火以前，他有過剩的幸福，他不知道甚麼所謂是死，彷若死是完全和他沒有關連的，尤其是豐收的季節，他整個家都洋溢着那種令人難以忘懷的歡愉；那不該是處於風眼經過的地帶的，可是，它畢竟是這樣慘酷地發生了，而且使他在任何一個時候裡都要接觸到死的氣息。起初，他聽到死就顫抖，看到死就昏眩，他抵不住死亡的侵蝕，他是想過了結自己的，但當他又想起爲甚麼要抱緊那根橫木的意義時，他就想到印度了，他要保持這一點完美的，他不再做矛盾的事了，他一看到千萬人都能在烈日的曝晒以及疾病的摧殘下抵禦着死亡威脅，那他還能弱下去嗎？他看到自己棕褐色的皮膚。

他停下來看着那遠落在後頭的人群。那些烈日，季候風，飢餓，霍亂菌緊圍着的人群，在一個共同的目的牽引下，仍企圖衝破一切，而死亡却是一張無形的巨網，緊緊密密地把他們罩住。他不知道那人群中曾經喪生了多少人，老的少的幼的，總是逃不出這厄運，在猖獗的霍亂菌和支氣管炎的侵襲下就這麼了結了。在那人群當中就有一些像領悟到在這種苦難的時刻，只有死才能擺脫痛苦，不知自殺了多少個，在種種不能面對的現實中，就這樣毅然的犧牲了。一樁樁的悲劇仍在不斷地持續着。

人群仍舊繼續在移動着。所有的人都像緊抱着「一根橫木」似的巨浪中漂浮，總希望能攀上一塊陸

地。這是一股不滅的求生慾在作祟，凡是人總是必然這麼做的，直到最後那口氣無法再吐出來時才肯承認一切。

終於逐漸地，在他視覺中呈現了一種新的陌生的景象，那是他以及整個人群的殷切期待，雖然他的心頭曾經掠過一陣開朗，接着却是壓下來一陣冷意，他下意識地面望着那長長的整道隱伏着死亡的人流，看着仍在不斷地湧進，在不斷地向前湧進，他看到的那些人群竟然完全是死屍，是死屍！那個新的景象，他轉過頭來看着那一大片呈現在烈日下龜裂的田地，他無法再去詮釋甚麼，這場痛苦的長途跋涉到底得到了一些甚麼，難道就是這一片電裂的泥土，千萬人的目的就是這個，他不禁感到悲戚起來。你們快回頭走，快回頭走啊！他只低低的向自己呼喊着，他開始感到癱瘓沒力，真的支持不住了嗎？那股力量。海嘯、炮彈、槍尖、霍亂，再加上電裂的泥土；這個新的絕望，千萬人的目的，在這短暫的剎那間就陷了回去。

是的，他是走入印度了，但他看到的，那些荒蕪的田地，破陋的住屋，肌黃骨瘦的孩子，眼光充滿着惱怒怨恨的大人們。他覺得已無可奈何了，既然來到了，又怎樣回去呢，就是死，也只有死在這兒了，反正回去也一樣是飢餓，還要加上沒人性的槍尖，他不能再躊躇了，他能在艱苦的路途上保存了這生命，他已經心滿意足了，他一定要在這兒駐紮下來，難民營也好，牆角也好，只要有一個寄身之地，以及小麥，以及沒有生命威脅的就行了。

「我是從東巴的昌打貝斯提亞島來的。」

「這兒也沒有兩樣，現在再加上你們千萬人到來，我們也將要餓死的，知道嗎？你們帶來了我們的死亡。」

他的心頭像被埋下一飢炸藥似的爆裂開去。他看到那些人的表情真的就是被他們這廣大人群所逼壓出來的，那些人也可能正想逃離這地方。

他呆呆地看着一輛手推車上載着兩個孩童的屍體，臃腫的肚子，手脚如枯枝，他感到一陣茫然，但他頑固地不肯相信自己，因為他所遭受的苦難程度太深了，時刻都會有這種幻象出現在他眼前，他希望這只是一個幻象而已。他仍到處走動，他要看一切真實情況，結果他發現自己仍然停留在東巴境內，他真的失望了，先前他所假想的現在已成了事實，他的心臟彷彿已經停止跳動。海嘯，炮彈，槍尖，霍亂，龜裂的泥土。

許多的恐怖的景象經常浮現在他腦海，跋涉了多遠的路程企圖的就是想能擺脫這些困擾，可是，一切又依然如故，絲毫沒有改變，更嚴重的是，他又聽到人家說，邊境又在醞釀着新的戰爭，這是不可能的，一旦真的再發生，那麼他以及整個人群的命運趨向就逐漸明朗化了。他肯定地看了看自己的膚色，他愛識到自己還是沒有脫離死亡。他望着邊境的方向，那一大片蒼茫，季候風還要刮多久，他微微的領悟到甚麼。

他佇立在龜裂的土地上，迷漫的眼色在慢慢的遊逡着，然後無可奈何地死纏在一間廟宇上，而廟宇却在迷濛的薄霧中，遠遠的輕輕的傳來了一些不很清晰的祈禱聲，那聲量總是掩蓋不了甚麼的，但他走了過去，走向廟宇。

# 局部麻醉劑

我把一切告訴我的牙醫。嘴巴緊閉，與電視銀幕面面相對。電視銀幕，像我自己一般無聲，述說一則廣告故事：噴髮劑維蘇維斯生活白得比白更加白……啊，對，在那深深的冷藏器裡，我的未婚妻，置身於小牛腰子與牛奶之間；向上拋起氣球：「你休得介入。你休得介入。……」

（聖阿波洛尼亞，請為我祈禱！）我對我班上的男女孩子說：「設法顯示耐性。我得去看我的牙齒裝修匠。那是可以拔出來的。請檢點。」

輕微的笑聲。不過份的失禮。史克包恩表示他有秘密情報：「我親愛的史達魯克先生。你的決定，受過痛苦考驗，催使我們——你的深表同情的學生，不得不提醒你有關聖阿波洛尼亞的殉道事。在二五〇年，當狄西斯帝在位時，這可憐的女子在阿歷山大被燒死。由於民事前用鐵匠的鉗子拔光了她的牙齒，她遂成了所有患牙痛者之聖，並且後來由地成為牙醫

的祖師。在米蘭與史波勒多的壁畫中，在瑞典教堂的天花板上，她總是與鉗和白齒分不開，而且在史特仁，孟德和盧貝克也是如此。我們祝你快樂與具備虔誠。我們——你的三年級生，將向聖阿波洛尼亞祈禱，為你祈禱。」

班上學生喃喃祝福。我感謝他們多事取鬧。維羅·李煥馬上要我幫他一個忙：投票贊成在腳車亭旁設抽煙處，學生提出這項要求為時已有多月。「你當然不希望我們在廁中沒人監督下胡亂抽煙。」

我答應班上，要是學生合作機構請史克包恩出任學生報的主編，而史克包恩同意的話，我在下屆家長與教師會議中，將主張學生有限度的抽煙權利。「原諒我的比喻。我的牙齒和你們的檻櫈衣服都需要修補。」

但史克包恩拒絕。「除非學生合作機構附有學生參加決策權，否則我什麼也不幹。你無法改革一樁荒謬的事，你相信荒謬的事改革得了？你知道麼？——意想不到的是，聖阿波洛尼亞的事是真的。你可以查查教堂日曆。」

(聖阿波洛尼亞，請為我祈禱！)一次的乞求是不會使一個殉道者有所的作為。我下午遲了出發，延宕了我的第三次乞求。就在賀亨佐冷達姆，距一間中等階級寓所四樓我可以找到的一位牙醫的門牌僅數步，不，只在梯井裡，與我齊肩爬上樓梯的一個壁櫈裡的那些陰戶形的新藝術裝飾品之間，我下了決心，作了第三次乞求：「聖阿波洛尼亞，請為我祈禱……」

……。」

艾姆嘉德·賽美德推開他。她指他胸有城府，體量他人，但不苟且。「只須想想：他辦公室裡有電視。受治療時，我起初不要它開着，但現在我不得不承認它是最好不過的分心物事。你心不在焉。連那空白的銀幕也令人興奮，多少令人興奮……。」

一個牙醫是否有權問病人他是從那裡來的？

「我在紐法華塞半郊碼頭丟了我的乳牙。那裡的人——碼頭工人與船塢工人，都有嚼煙草癮；從他們牙齒可以看出。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留下他們的標誌：染有烏油漬連霜也

沒法子冷凍的蠟。」

「我明白了，」那個穿着打網球鞋子的人說，「但今天我們難得有人請我們醫治因嚼煙草而被弄壞的牙齒。」他轉移到另一話題；有缺點的發言和我的側臉，自從青春期起，一個突出的下顎就賦有更強的意志，這是早時的牙齒治療也阻止不了的。（我的前任未婚妻說我的下巴像一副輪子手推車；而在維羅·李煥所分發的一張速寫的空白邊緣，還派給我的下巴另一用法：電動鑊子的用場。）噢。我一向曉得：我咬東西如同一把菜刀。我不能嚼碎一條狗撕裂東西。一頭牛咬嚼，人咬嚼時兩種動作兼施。我少了正常的發音。「你砍，」我的牙醫說。至此我樂得他沒說我像一條狗一般撕裂東西，「因此我們要來照一套X光。閉上眼睛。但如果你喜歡的話，我他可以扭開那……」

（「不，謝謝你，醫生。」——或許我正至改口叫成慣常的「先生」？稍後，處於依賴狀態中，我喊道：「救命，先生！我該甚麼辦，先生？你什麼都曉得，先生……」）

當他有了他那十一倍鳴鳴叫的X光機器時，他擒住我的牙齒，同時口喋喋不休——「我可以告訴你牙科發端的故事……」我看到弧形冷冰冰的鏡面上的許多東西譬如在島的對面的紐法華塞，在那兒，我將一個乳牙放進莫特勞河中。

他的影片開頭則不同：「我們應該先從海波克拉迪斯（古代希臘名醫——譯者）說起。他推薦開搗爛的扁豆治齒洞膿瘡。」

而我娘則在銀幕上搖頭。「不，咱們不要把它放下水，咱們把它放在珠寶箱中的藍棉花上。」慈祥，稍作弧形，在我眼前攤開。我的牙醫則談着歷史性的簫言：「根據海波克拉迪斯，用胡椒溶劑嗽喉可治齒齦瘡」——我娘在廚房兼客室內講話：「我要把那石榴石別針連同琥珀和婆婆的裝飾品一起放進去。咱們要小心保留你的乳牙，以便將來你可以告訴你的女人和孩子們：它們就是這個樣子的。」

但他關心的是我的前臼齒和臼齒。在我所有的臼齒中，智齒——或第三臼齒——大部份穩固；它們應該變成橋樑，靠一座糾正性的橋樑以削弱我的菜刀似咬法。「功夫，」他說。「我們不妨面對它。需要花一點功夫。現在，趁我的助手在顯影X光與我除去你的牙結石或

齒垢之際，我能夠給你點聲音與活動映像之娛？」

依然是：「不，謝謝你。」

他捨棄原則：「東德節目，怎樣？」我對那受盡痛苦的銀幕感覺滿意，在銀幕上，我逐漸地和再三地看見我自己從對面島，將一顆乳牙放進那港口的污水中，我仍然喜歡我的家庭歷史因為它以我的乳牙開始：「噢，是的，娘，把一顆門牙放進河裡——你看，少了一顆。一條魚吞掉它，不是一條梭子魚，是一條歷盡滄桑的劍魚。他依然在尋覓——因為劍魚活得很久——為了更多乳牙。但我的其餘乳牙在藍棉花上乳白發光而且無垢，雖然那柘榴石別針與婆婆的裝飾品都失掉……」

我的牙醫則同時處在第十一世紀中，談着阿爾布凱西斯，那個第一個談起牙垢的科多巴阿拉伯籍醫生。「它必須切掉。」我還記得這類句子：「當酸渣變成含有鹹質，易言之當（P.H.）超過七，牙垢遂形成，因為顎下腺把涎沫排洩在門牙和第一上臼牙上的耳下腺上，尤其是當口在動作時，如打呵欠。你打呵欠看看。很好，就是這樣……。」

我照做，我打呵欠，摻出生牙垢的涎沫，但我引不起我的牙醫的興趣：「呵，醫生，我們該怎麼叫我那小產品？——那被搶救起的乳牙。因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間，當我娘收拾一家父在海上駕駛員處的那份工作使他有辦法作多種安排——她被接上最後一艘離開紐華塞爾的運軍船。但在啓程前，她揀了最不可少的東西，當然包括我的乳牙，放在家父的大航海皮包裡，這皮包正如許多事出倉卒的逃難中常會發生一樣，竟被誤放在一艘通常充作海遊樂用的外輪汽船「保羅賓尼克」號上，這汽船沒撞中水雷，安然並且載物重過地抵達狄拉維滿迪，而我親愛的娘竟永遠見不到魯貝克或狄拉維滿迪，因為那艘運軍船，我說過是最後一艘，在邦荷姆以南撞中水雷並且沉沒——如果你能好心點往身後望並且暫時忘掉我的牙垢——與我的娘一起直沒海底，之後一如你那灰色銀幕上現在一般，置身雪霧之中。只有數位區黨總部大人先生們得以將……搬到一艘魚雷艇上……。」

我的牙醫說：「現在請漱洗口腔。」「再一次，」他請求，堅持，在一次拖延治療時

間途中喊叫，因此允許我移開我的眼睛。）我所製造的小映像難得跟隨並且與那些廢物——如在痰盂裡頭的被削掉的累積牙垢——互相淡入：銀幕與痰盂之間的空隙——當涎沫迫切要求解脫時，映像在我的視網膜上的閃光——充滿亂線並且產生括弧句子：我的學生史克包恩的課堂發問，艾姆嘉德賽美特與我自己之間的私下口角，每日的學校生活的無聊，第二次教師考試中的問題，包藏在語錄中的形而上難題。但從電視銀幕上去尋找通往痰盂之路以及於嗽口後再度淡入雖然困難，我幾乎一直都能避免轉駁上的干擾。

本文譯自華拉士的長篇“Local Anaesthetic”（Fawcett Crest版），書的第一部頁8至頁13。

# 不是散文的詩

牧羚奴的兩首詩「訊號」及「怪鴨」（見[二]期蕉風月刊），很容易令我們想起自由詩中的首名作，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紅色手推車」（Red Wheelbarrow）..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很多事情依  
    靠  
        紅的手  
推車  
爲雨水  
擦亮  
在白色  
小雞傍。

「訊號」及「怪鴨」所呈現的正是這種「一閃簡短的想像」，一團未

經理性化（*rationalized*）的雜念。我們要怎樣解釋這種詩呢？我們讀這種詩時應採取怎樣的態度？或者把問題反過來：一個詩人寫這種詩，他的態度是甚麼？他要求甚麼？

我們沒有需要去解釋，因為詩人並不要求我們去解釋。他把詩分行排成那個樣子，他就要求我們特別注意這種排法，這種不尋常的寫法。「令人啼笑皆非的賣弄」（*Puzzling Portentousness*）（註一），便是這種詩的旨趣。詩人既然把詩故意寫成那個樣子，他當然要求数他的詩有一個意義。的確，這種詩是有意義的。「它有意義，因為至少它裝作有意義」（*It is significant, for one thing, because it pretends to be significant.*）（註二），它有意義，因為它和散文截然不同。它是分行的。它是詩——它「裝作」是詩。詩人要求我們將他的文字積木看作是詩。以「訊號」的第一段為例：

倒臥  
枕頭從他的腦勺下  
溜走

這三行文字除了爭取成為（*claims to be*）詩以外，還傳達了甚麼經驗給讀者？沒有人能够回答。這種詩並不是要我們去懂，去解釋。它要我們先想像自己是個剛學會「爸爸早，媽媽早」的小學生，然後以新奇的眼光來看這一堆文字積木。

註一...Cleanth Brooks及Robert Penn Warren 對「紅色手推車」的評語。見 *Understanding Poetry* (3 rd ed.; New York, 1960), p. 173.  
註二...Ibid.

蕉風文叢之一  
**尼金斯基日記**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定價一元(連郵)

請寫下姓名地址連同書款寄來：

**CHAO FOON PRES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沙禽

# 幻象

以爲日漸茁壯的  
鬚子  
能够洞穿  
虛懸着的  
夜的一切詭計  
奔流的血能够  
拒絕冷月的  
眩目的召喚  
以爲有朝一日  
必有淙淙水流撫慰

枯瘦的投影  
以翩翩蝶姿  
以靈山夕照

而你的視覺

飄浮

在深厚的霧色里

只能觸及

一觸就碎裂的圓渾

這是你的另一個

過渡

你的美

猶是苦旱的土地的

一灘幻影

# Stop No Entry

Stop No Entry

許多有形無形的標誌指示  
善良與純潔必須止步的

這地帶

這許多有形無形的隱蔽之中的

文明背後的一條尾

這高樓大廈濃黑的影子

這人類染污的內海

而他們 男的女的

這地帶的子民

沒有甚麼哲學甚麼藝術甚麼文化的

最最滿足着生的權力和生的慾望的  
存在

他們呼吸

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

曬着冷冷的日光與月光  
日是冷的這地帶

沒有一株小草花

帶來一個苗長的初生的  
希望

她們讀着及時的晚報

她們玩跳棋 玩橋牌

她們抽煙

她們縫着美麗的裙子

她們梳着高高的髮髻

她們展覽熱褲的時裝

她們哼着一支最流行的曲子

她們像許多大家閨秀小家碧玉一樣地  
淑女般的坐着沉思

她們是糜爛的屍體

她們或者聽見或者聽不見  
這一條污濁的河

兩岸淤塞着的

游動着的

成千的蛆

像許多愛自誇剛勇的男仕

唱着另一支流行的曲子

曲曰

這兒沒有哭

哭是幼稚的感情

這兒沒有類似丈夫與妻兒的關係

荒謬而可笑的遊戲

這兒沒有喧嚷

這兒比女人愛去的菜市文明

這兒每一個僱客都是

赤裸裸地 溫和地交易

這兒的貨品是醞醇的美酒

All men are brothers

所有的女人是你我共有的妻

而她們却只是靜默

或者微笑

他們是蛆

她們是糜爛的屍體

她們或者看見或者看不見

許多有形無形的蟑螂

在窄門裡飛

在窄門外飛

尋找一灘別人的血漬

而基督似乎不會到此  
基督必然會哭的

如果祂看見

有成千的子民失去了左眼又失去了右眼

且全身殘廢地

爬在地上

爬行

後記：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那樣惡劣的失眠。那一夜，雷聲劈入我

的思惟，閃電射入我的心，蟑螂在我房子裡放肆地飛。

我睑上眼。我失去了睑眼看周遭的黑暗而又不被吞噬的毅力  
，我睑上眼祈求所有的神靈，及時以一場風暴一場驟雨，沖  
洗去這一夜令我不安的泥濘，帶來另一個黎明，清麗而充滿  
生的自信和生的活力。

# 論詩的批評

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讀了太多的古人的抽象詩評語。如飄逸啦，豪邁啦，遺勁啦，安適啦，悱惻啦，纖細啦，沉鬱啦……等等，真是不能一一盡錄。古人在評詩時，往往喜歡採用「單元法」，在引用原作之后，下句評語。如張貴義在「貴耳集」裡說：「李易安元宵『永遇樂』云：『落日鎔金，暮云合璧』詞已自工緻；至于『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我以為，像這樣籠統、朦朧的批評，是不能滿足讀者的。因為讀者讀了以后，對於所謂的「工緻」和「氣象」，仍然十分茫然，並須要自己加以一番比較跟分析的工夫。又如，在李清照的「醉花陰」裡，有三句詞語說：「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自古稱為「絕佳」（伊士珍在「娜娘記」語），到底是怎樣的絕佳，伊士珍（或陸德夫）並沒有剖析清楚，這還不是要端賴讀者本身的解析麼？而像這樣抽象的詩（詞）評，我相信，在今天，是很難立足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評詩時，應當盡量避免套用抽象的術語，而是以詩論詩，直接批評所要評論的詩作。筆者也曾注意到，有些詩評家，在評詩時，並不正面針對作品，只是間接寫些有關作品本身或以外的知識，如在評「詩經」時，

評者只是在探究詩作者的生平，或專在爲註釋地名人名而大傷腦筋，或爲孔子有沒有刪詩而辯論，或是追尋社會功效與歷史價值……等等，對於原作本身鮮有詳論，這樣的詩評，能否提高讀者了解「詩經」的深度，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一切有助于診斷原詩作的知識，都無妨全力暢述，這當然不只是在賣弄學問而已。是故，所有的評語，若只依賴傳統，順應遵從古人的批評法則，我敢預測，我們現有的評論文章，將會令讀者大失所望。布洛克（Clutton Brock）說：「藝術的法則，都是以個個判例爲根據的判例法。」我認爲這是對的。因爲我們不能只在單戀我們所喜歡的東西，就像「現實主義」的作者所強調的「反映現實，歌頌工農」一樣，若只在致力于拍像、喊喊口號，寫些片面而又不深刻的東西，那又是我們所不想見到的。

依據筆者的淺見，我以爲，詩評者的工作步驟，至少不應該跳出以下幾個範圍：

(一)解釋：那些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的事實，是無須解釋的，惟有能使讀者掌握可能忽視的某些事實，我們才需要詳細解釋。

(二)比較：比較作者舊、近作的差別，比較作者與全時代優秀詩人的異全，這是廣義的；狹義的，也就是個別的比較，如表現手法的比較等是。

(三)分析：分析的工作是最迫切與需要的，大體上，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着手；一是內涵精神的分析，另一却是藝術技巧的分析；當然，除此以外，還會涉及其他各方面，不過，應視個別的情況而定奪。

(四)評論：可以滲入評者的議論或文藝理論，然而，却應當盡力客觀論說，萬勿心存偏見；除非曾經過一番剖析的工夫，否則，就不宜寫些諸如「很清新」、「很工緻」的概括性的評語。

當然，我們批評的各項工作步驟，是相輔相行，前呼後應的，切忌單沾一味；如果我們只是在「解釋」，沒有「評論」，或只是「評論」，沒有「分析」和

「比較」，仍舊是會叫人眉頭深鎖，蠻不過癥的。

如所知悉：我們對於任何事物的看法，起碼會持有兩種迥異的態度，而在，批評工作時，我們是不可能全時兼納並用。譬如說：有一個孩子，父親喜歡他做，母親却剛好相反；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讀書，父親看見了，讚不絕口地說：「乖孩子，要睡覺的時候，你還在用功讀書，真是難得！」而做母親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她却在斥罵他道：「衰仔，讀書的時候，你還要躺在床上，真是懶惰！」可見，對於一個躺在牀上讀書的孩子，由於父母的好惡，就有兩種極端不同的態度，更何況又是在批評「衆說紛紜」的詩作呢？不過，我們也應該要有一個原則，就是在評詩時，堅決不可以評者本身為目的，不然的話，就會失去所要評者本身為目的，不然的話，就會失去所要評論對象的意義了。因此，我始終認為，一個好的詩評家，他需要心平氣靜，沒有個人的偏見，不愛任性胡來，而對於別人提出的有建設性的反對意見，他理當樂意接受，不應依然我行我素，或因「面子關係」而繼續抱持原有的洋溢缺憾的意見——像這樣的詩評家，我們是不得不「忍痛」地將他擰走！

事實上，有些優異的詩人，本身即是自然的卓越詩評家。因為詩人在寫作時，已經在自我批評，有時為了鍛字鍊詞，塑造意象，或因節奏的緊湊，或因詩句的口語化，或因結構的謹嚴……等等，他就不斷地在刪減與潤飾，這種不斷在嘗試的工夫，我以為，不只是僅屬於創作的，全時，更是直接隸屬於詩評的，就好像本地一些優秀的詩人如牧翁奴、周榮等，我相信，他們在創作時的自我批評，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這也就是他們會比別人更為優越的原因。

我們曉得，一個極好的詩評家，並非一百巴仙又是個特出的正在創作中的詩人，雖然他曾經成功地剖析了各詩的技巧，但他不一定會很成功實踐他所寫的評論；相反的，一個不寫理論文章的詩人，有時却能產生出一些震古鑠今的偉大詩作——以上諸論點，只是筆者的一種新嘗試，是否正確無誤，那就有待高明的讀者，予以賜教與補充了。

# 這是一個瘋狂世界

這是晴朗而充滿喧囂的一天。天藍得清澈，云似一尾尾的銀魚，幽閒地游着。每根燈柱都飾以旗幟。這是一個大節日。情緒被七彩的旗幟拂得沸騰。他是一隻企鵝，冷冷地站在熱帶的土地上。

來了！來了！遊行隊伍走來了！

他擠在路旁擁塞的人群裡。衆人互相追擠着，都渴望踏前一步，而等一會能看得更清楚。他被擠着。前。後。左。左。人們如長頸鹿，拉長了頸向右方的街口望去。他感到他是站在一大群獸類中。真的，一大群奇異的獸。抬眼。天藍得更深。銀魚不知游到何處去了。我又流到何處去了？向左是一對貪婪的眼，向右亦是一對貪婪的眼。

Kiri, Kiri Kana Kiri。着線衣的士兵踏着整齊的步伐永遠向前的人群。遂想到自己。何嘗亦不是如此呢？當每個人手臂。爬滿汗的臉。每一張都砌得好緊的臉，木然的在他面前而過。他們的眼，泛着茫茫的霧色。他深深的被感應着。

想着：這些踏着整齊步伐永遠向前的人群。遂想到自己。何嘗亦不是如此呢？當每個人都踏着左足時，如果只有自己是踏着右足。則招來不少的指責，或說你是瘋子。而事實若是

踏左足者是個錯誤呢？如果每個人都踏左足，那會有錯？衆人會刺指着你。教你屈膝，教你低頭。群衆總是對的。在這盲眼的社會。遂想起一個故事。從前，遙遠的威拉尼城堡有一位國王。百姓們都仰慕他的智慧，畏懼他的權柄。城中心處有一口井，井水清澈甘甜，全城的百姓及國王都飲用這口井的水。一日晚上，一個巫婆途經那兒，並滴下七滴仙酒於此井，且咒詛道：凡飲這井水者，勢必發瘋。第二日早晨，除了國王和內閣大臣外，全城的人都飲用過這口井的水。並且全都成了瘋子。於是那一天，全城都充滿了人群，彼此交頭接耳的說：我們的王上和大臣神經錯亂了。我們怎能再被一位發瘋的國王統治，我們應推翻他。到該日傍晚，國王和大臣在用餐時都喝了杯井水。之後，全城都歡呼起來。因為他們的國王和內閣大臣復元了（註一）。It's a mad mad mad world。他轉目向圍觀遊行的人群。一個外國旅客正在一值勤警員的胯下拍照。好幾個市民爬上停在路旁的汽車的蓋上，蹣着腳跟，延長着身子，做三十度斜角的姿勢。有一個小孩自他身後的足林裏鑽來，且站在他的前方。

嘩，今年的軍隊操得多麼整齊呵。是呵。你看警察隊伍也不差呢！噢，這一隊穿着土色新服裝的是甚麼隊伍？呵，想起來了，看他們臂上的臂章，是海軍嘛！海軍竟然穿起新設計的外出制服，好漂亮！

他站在人群中，無視於隊伍的操練，無視於旁觀者的讚與貶。突然抬眼看到燈柱上紅色的彩旗做無力的飄揚，靜穆的藍天。喧鬧的人群。他感到一陣難過。在人群裡站着。這是事實。而他是屬於他們的嗎？

在涉及實用美術的一個研討會裡，會議主持者針對一幅廣告說：這是張失敗的作品，作者胡亂地運用了不必要的圖案在此。讓我來告訴你們，我們這裡是個瘋狂的世界，每個人都爲着某些東西而狂着。當時。這句話敲響在他的腦中。瘋狂世界。瘋狂世界。他仔細的思索着他周遭的人物。果然發現一些可憐的人。包括他自己。一個七色的熱帶海鳥。一群奇異的獸，互相爲了生存爲了名聲而展開明目張胆的或暗地裡的糾殺運動。爲了達到目的，有最狡妙的手段，有無聲而噬人的計謀。

背後的人群向他，他的前面有柱立着鐵青着臉的警官在值勤。他如一尾暴日下鹽乾着的魚，被藍天與大地夾的扁扁的一尾乾魚。喉澀着。赤日在頂上燒着他的短髮。熱浪裡續紛的

旗幟在翻飛。領先的一行擡起一布條：教師。教師。Guru。Guru。看，教師的彩旗隊！有人在他的背後嚷着。他搜索着每一張行過他眼前的臉。有兩張是他所熟悉的，他知道。而他的搜索全無成果。只見到每一張臉都莊嚴得變形，而七彩的緞旗有意無意的拂着浸汗的臉。當老卓在學校裡接到指示時，會向他吐苦水說：他媽的，今年實在衰，竟然被選中要充當教師彩旗隊的一員。有甚麼不好呢？他回答。不然給你代我去！嘿，別開我的玩笑。你知道就好了，這種事每年都千遍一律，毫無意思。他搖了搖頭走掉。老卓是個一百巴仙的愛國者。他知道。但很多事在這裡是可以戴上臉臭裝出來的。而一些人是不屑去裝作吧了。他眼前的旗隊已過了七七八八，每個人都那麼的堅誠，他暗想着有幾個人在其中是頂着一肚苦氣在走着呢？他感到他是觀看着一部鬧劇。

又一隊銅樂隊走過。

他出力的關上了門走了。身後還跟着門內傳來的哭啼聲及責罵聲。他在逃難着。家是一個戰場，無時無刻。一個兒子的父親。當熟人久別重逢時，說他幸福。他只有回敬以一個笑臉，苦的。他與她相守的很好，年復一年。但他與她是兩個星球的住客。他向她說我們這樣下去是慢性的消滅我們的小子男。她說我出去做工也不是爲了這個家。子男越來越瘦，而且多病，亦難道看錢重要過你的骨肉？難道子男就沒有你的份嗎？只要你能看顧他就够了。她提高聲調的說。他火了。沒有再搭腔。而她猶吐出一串串的呻吟。他用力放下盛着咖啡的杯。你不甘願想找相罵是嗎？她喝道。兒子給她的呼喝聲驚醒而大哭起來。他火透了，想起來爭辯。但經驗告訴他這只能增加他的精神負擔。他隨手穿上了衣。走了。

擠身於人群中，而他的心却是個孤獨的旅者。最接近的親人和他最遙遠。他時常感到孤島上的荒涼與寂寞。他的心曲是蟬的知了與風的呼嘯的共鳴。

把子男放在托兒所養吧。他那麼頑皮，我不幫你們養了。祖母對孫子的態度。他感到她能向他說這句話，她必是瘋了。正如另一個她瘋了一般。這是一個小小的生命。那時每個人都祈望他的來臨，而今，這生命却似一塊腐肉，人人都互相推委。而腐肉却有着血統的聯繫。呵，這世界，瘋了，瘋了。

一輛花車走過。前進吧，新加坡！

他從袋裡掏出一粒Hacks，掀開包紙，把糖往口裡一拋。隨手一撒，糖包紙從指縫飄落如一面敗葉。他猶注目於花車的裝飾。腦裡忽然閃電似的想起：不可隨地亂拋垃圾，違者罰款五百元。全身的毛孔不寒而豎。惶恐浮上他的眼色。菜青着臉。他看看四周有無暗探欲對他採取行動。五百元。一筆棺材本呵。不準吸煙，罰五百元。不許亂拋垃圾，罰五百元。不可吐痰，罰×元。不準喧嘩，罰×元。他感到幼稚。正如，不許上課講話，罰站。不許上課偷吃東西，罰甚麼甚麼的。何時會有一個，不許在公衆場所暴露腋窩，罰款五百？想到這裡他忍俊不住。笑了。神經！他旁邊的一位中年婦人望他一眼說。這回輪到自己瘋了！他想着，益發覺得更加好笑，真想學學古人仰天長嘯。剎時驚見前面的警官轉臉，城隍的臉；退回去一點，退回一點！不要阻礙遊行的前進。

迎面又整齊的操來一隊銅樂隊。深紅色的帽子與襯衫，金色的胸鉗及袖口，純白的長褲，發亮的鞋頭，以及一張一張十七歲幼稚的臉，雄壯的樂章。一種矛盾的混合。他被鑼鼓的鼓聲敲動。彷彿置身於惡夢的森林，鑼鼓的鼓聲是噬人的獸鳴。冷冷。只能等待苦難定時的撲擊。兎子在衆樹之後。衆樹有深沉的夜色包涵。

想這些十七歲的樂手翌年就板着鎗眼。那時不會再有此刻的安祥吧？喇叭突然跳起。一串震人的鼓聲。猛然想起 Erich Fromm。人是披羊皮的狼。那些穿紅衣的樂手明年得脫下羊皮。得在青綠的山蠻蠻伏。得挺起機槍露着冷深深的狼齒衝上山頭。得佈下狼陣，守待獵物的到來。還得學習許多技巧，去撬開肉體如撬開一個罐頭。誰說十七歲寂寞呵！想這些羊性的狼如何在營裡學狠猛。再用於午夜酒吧門前的撕殺，再用於二分鐘持鎗刦萬金的刦案。勇猛，剛強。瘋了，瘋了。這是一隻愚笨而想不通大義的狼。他。日下的魚乾。

一輛花車行過。車上有幾個穿卡機布工人打扮的，面白哲哲的臉。如一枚剝了壳的蛋。謝無精打采的坐在桌旁。早餐在桌上。桌旁還有他，張及任和劉。好冷清呵。劉說。沒人搭腔。他望一望劉，搖搖頭。沉默侵擊着整個廳子。昨夜烤肉會與今晨的冷清成了多麼強烈的對比啊！劉說。看了就癲！謝懶懶的回應。熱鬧後的寂寞最傷人。他說完就把餅乾咬得刷刷響。

昨夜鬧哄哄的。起初人還不太多，後來就越來越多，根本都不知誰是誰的朋友。謝，你

是主人，你認得他們嗎？任問道。

我那裡知道他們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他們，我還以為是你們的朋友？他們旋風似的來，吃完了東西又旋風似的整窩消失了！張說。他們會不會是白吃的人呢？

謝聳聳肩，搖頭表示不知。

昨晚像是在上演荒謬劇。他說。

哈，真是的。劉突然高聲說道：現在回想起來，昨晚我們真的好像都在演戲，每個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這裡就是舞台。那麼逼真，那麼熱鬧，那麼緊湊。

這就是人生。張說完後，感覺湧上他的心頭，他狠狠的澆淋着咖啡。黑的苦咖啡。沉默又開始瀰漫於室。窗前突然飛來一隻長舌的八哥，呱啦呱啦的彈出一串音符，一些葉子從窗外的樹上枯落。無聲的氣息。

驚覺眼前人群狂流。他收殘起記憶。遊行的行列已離他遠去，如一尾千足的蛇，蠕動着，前進了。

他被人潮衝撞着。好容易辨明方向。他的方向是逆流。苦掙如同游的魚。艷陽給他過度的熱量，一部份的體質就不得不昇華。日後將化做雨。化做水。又被他飲食去了。荒謬的奇想。他責備着自己。

這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風和着，天藍着，旗幟彩着，群衆的情緒在幾乎沸着。而更重要的，是他還活着，看着，聽着。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大節日。

國慶。

(註一) 這故事取材自吉布蘭Kahlil Gibran 的「瘋子」一書。特此聲明。不

# 一種生物

混身都是刺。隨時準備拉弓放箭。

泉的信這麼寫我。

我笑笑。除了笑笑還能怎樣？

我就這樣抱着膝坐在海螺松樹下，面向着潮。泉是不是留着他那頭又卷又曲的髮是不是還不搽頭油是不是還常常穿白長褲是不是還常常畫飛機和坦克是不是還常常想起他自己裝的又大又老爺的收音機是不是還常常看電影逛街向女孩子吹口哨，分手後我一直沒問他。風吹着我。泉的髮在風中要多浪漫就有多少浪漫。兩個馬來小男孩提着水桶和鞋子在水裡捉魚，影子在淡淡的夕陽裡拖得長長的。浪眨着金色和白色的眼。泉很喜歡魚但從不養魚。把魚局在一個水族箱裡是很殘忍和專制的事。泉還會不會這樣跟我說？這次回信一定要問。

混身都是刺，易驚易怒的小生物。我想告訴我不再胆小了。上生物的時候我畫了一個滿頭捲髮瘦瘦

的男孩子坐在樹下聽鳥唱歌繪那個自稱是婆羅門教第二階級的印度籍教師捉到他對了一仗他說你給我出去假如你不要上我的課自己去跟校長說會考拿不拿生物隨你的便你要拿美術也隨你的便。我便走了出來經過低年級教室時很多眼睛給我送行。我很高興自己一點也沒有臉紅和很自然的把腳車踏向海邊的方向。泉一百巴仙會拍掌我的勇敢。上個星期泉的信說我轉了系幹了系主任一場拍翻他的桌子在家裡神仙了兩個星期才去辦轉系手續校方居然沒有開除我系主任也沒有要我登報道歉我就這樣轉去生物系生物一點也不會比機械難第一晚我就請全組的人吃辣沙和 Orange milk 我現在很快樂而且不擠巴士了上個月花了三十二塊買了一架不懂是 $3^{\text{rd}}$  hand 還是 $4^{\text{th}}$  hand 的Robin hood 自己裝修了兩天把它油成白色第三天就騎去上課風頭還不錯。泉不拿機械我才不他媽的那麼笨。我偏要拿生物和美術給那個第九流的婆羅門教徒看。

我依然抱着膝坐着。風吹來，海螺松就搖左搖右搖上搖下。下次有錢買錄音機時一定要來錄下海螺樹的歌。馬來小孩已不知幾時離去。夕陽就那麼掛着。也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或星期五海灘這麼冷冷清清的。太陽每天這樣上昇這樣下沉也不懂會不會寂寞？

我站了起來。沿着清清冷冷的海灘尋找我的腳車。

潮還在運動地的臂膀衝向那塊海中的岩。

# 某日·房間

某日。

房間

兩張桌。右：一堆布。左：空着。

一個人。站着。兩桌之間。背着我。

動作開始。他隨手檢起一塊布，兩手把布拿得高高：可以看清楚一點。所以我也看得清楚一點：那是片破布，面積不很大，很髒。髒：有烏油，髒得不可能再髒。他失望。搖搖頭。把有烏油的髒布拋到左邊的空桌上。我數：一。他隨手檢起一塊布，兩手把布拿得高高。那片布，是有烏油的髒布的學生兄弟。他失望。搖搖頭。把這學生兄弟拋到左邊已不空的桌上。我數：二。他隨手檢起一塊布，兩手把布拿得高高。那是一片四四方方的手帕：有着淑女的面孔：粉紅色的面頰，烏黑的眼眉，血紅的櫻唇。他失望，搖搖頭。把布拋到左邊的桌上。我數：三。動作。這次是壯士的肌肉身體，塗了發光的油。他失望。我數：四。動作。

一片很小片的布，不吸收光。不反射光：墨黑。他失望。五。動作。畫家的抹筆布。失望。搖頭。六。動作。孿生兄弟的又弟兄。失望。七。動作。搖頭。一隻臭襪！動作。拋到左邊的桌上。骯髒的破裙。皺皺的揩桌布。八九十。失望失望。又動作。好！剪開的底褲：腥。二十三十。動作動作動作，急促的動作。失望。搖頭。搖頭又失望。鐺鐺鐺。時間快到了。不要來不要來。左邊的桌子半堆布，右邊的桌子半堆布。急促的動作，布沒拿得很高。拋到左邊的桌上。我數。失望。急促的動作但——一片片比雪還白的布悄悄的掉到地上。雪片落地一聲不响。雪白的布亦一聲不响，只掉落，落到地上。動作的急促。我數。沒洗乾淨的三角繩帶：血。失望。動作。雪白的布很靜很靜的躺在桌下。不不不！一定有那麼一片，好像白雲，好像雪那麼純白的白白白布。動作動作，失望。不。搖頭。我不再數了：我跟不上，最後

一個人。跪着。兩桌之間。向着我。

兩張桌，右：空着。左：一堆布。

房間。

某日。

（他失望了又失望。他雙手掩着臉。哭泣。他向着我。

他很快的把手移開臉孔啊——啊——他的眼睛他的眼睛：  
他是個盲人。）

英 培 安

# 秀 秀

雲們在外邊會豐富起來亦未可知  
秀秀仍固執

去夏一點點憂慮的樣子  
在鋼鐵與星光的眼色間  
在脣外的

遙遠的  
誘惑

伊甚至覺得  
整個城市都跳入伊的心臟裏  
一個夜晚緊接着

另一個夜晚的奔馳

在黎明與晨報的站口

在牀外的

遙遠的

誘惑

而秀秀伊總有此依依的感覺

無論在辱在牀

在鏡子與紙幣

在被褥與乳房之糾纏

或是脫下又穿上衣服的他們

疲憊地被擲回世界的另一端

太陽

在秀秀

的手心上

滴血

沈本愛

# 水仙

是甚麼時候了呢

(依稀是那年  
那年十九歲的一束亂髮)

你涓涓的迴流

整個春天我都在等待  
向晚時

你欲放的  
水樣的年華

有一個夜深水仙竟唱起歌來  
歌聲愁落  
等着

拍和着我的心跳輕輕拍和

輕輕拍和

室內是燭

細讀你的含羞

室外是蟬譜

輕唱着我的歡欣

記得是靜靜的水邊撲撲的蘆花

紡你的心思吧 水仙 你低眸

讓風送咱倆到 哪 那遠遠的灣頭

徐緩之洛賦 古月拉起幽柔的

露冷着你了嗎 水仙 霧是重些

而山深路崎嶇 一飄清泉

水仙 因憐你 你瘦弱之姿

無數次細細尋訪我爲你

水仙

水仙呵 也無以潤飾你

你的姣白  
一飄清泉  
而山深路崎嶇  
無數次細細尋訪我爲你  
因憐你 你瘦弱之姿  
水仙呵 也無以潤飾你  
你的姣白

# 藝術中的文化

藝術的內含意義，是統括着三元體系律中的一個環；而構成此環的是無窮盡的質點，當最基本的型（模）的出現（存在），是一個極小的三角形，即  $|\Delta| \approx (\frac{1}{4})^{2.12} (\frac{\pi^0}{\pi^1})$  ；而其於極大方面的三角形是無限大的。係由此極小的三角形，其三邊向着無窮的空間擴散開來（絕非對等性力學定律的擴散，而是三元均勢性（立體性）的擴散（放射作用性）。在此擴散（即拓撲形變[Topological deformation]）的歷程中，則開拓了不盡形象（也即是映象的存在），此不盡的形象，在某區域（三次域）的某一特征性的狀態下，即發生了「體」的型象。

藝術呢？就是這樣的一個類似體。故其實質是一個內孕着三元基本素的環（圓體）：文藝、色藝與音藝。音藝在其擴散的歷程中，其範疇是絕對廣闊無涯的。如聲學中的純音、複音與三音（即立體聲），就是其學說的基礎；而於物理學上的結合，聲學的開拓，就更是多姿了，電流藉着真空管的放射作用，創出了音的拓撲形變，這是音集。音集對於人類的陶冶，則在於特征性的狀態之下，才是有效的，也即是一般上的所謂「音樂」。色藝的基礎即

是建立在紅、黃、青三個元素上，謂之三基色（Basic Colours or Primary Colours），由此三基色在色料上的負混合（正混合是物理光學上的問題，因不屬本文的要旨，故不談）的結果，創生了數不盡的色相（Hue），而正混合與負混合的結果，產生了白色與黑色，唯其相互間的關係至為重要。因為色光的第一次色等於色料的第二次色；而色料的第一次色等於色光的第二次色。色相的總和我們可謂之色集（Colours Set or Colours Menge or Colours Lebesgue...），色集對於人類精神方面貢獻，也必需在於特征性的狀態之下，才是有效的；即是色藝術工作者（畫家），觀察現實世界，從而提汲了現實中的基質，構成了特征性的畫面（圖畫沒有派別或主義之分），也就是一般上的所謂「繪畫」。而色集對於人類在物質方面的效用，也是相當可嘉的；美術設計的方法，當其表現於經濟產品（如衣料、塑膠品、磁器……）時，也是一項不可抹却的功績。

文藝是藝術三基素中的重元素；正有如原子結構中的核心（質子的質量是一八三五倍於陰電子的質量）。如果，我們已經認識到藝術人類世界中最重要的「體」（不可稱為東西；因東西只含一直線的兩面性，而體是具有東西南北四向）；那麼，文藝就是這體中的熱能（熱點的集），其於拓撲的歷程，所概括性的範疇，則是以「真善美」為基模，裁成無限開區間；真善美就是文藝的特征性，其特征數是「三」；而表現於個別上的結晶，則係：作品、內容、形式的誕生，是三位一體的完成（其完成的歷程是複雜的，有如有機合成的活動結晶體）。

時代的互異發生不同時代的結晶。且以中國自古以來的文藝而言，其表現於個別上的結晶，有如：神話、古謠謡、易經、諸子百家之文粹（就中以老莊及公孫龍子為最傑出）、詩經、楚辭、漢賦、樂府、駢四麗六、唐詩、散文（古文或唐文）。唐宋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而以文以載道為招牌者是；就中以王介甫為最具一枝獨秀）、新樂府、宋詞、理學、元曲、傳奇、小說、近代戲劇（話劇）、白話詩、現代詩、現代小說……等等。這無一不是當代文藝工作者，獻出他們畢身的生命、思想與感情，而慣透了真善美的特征性，所創造的結果，是當代具有表現性的文藝結晶（暫不論真實是否是時代的反動體；關於這點且容另文為敘）。

由於世界各國的文藝也是如此（有人類的足印的地方皆同），都是循着「真善美」的基本而創造的結果。諸如希臘的神話、荷馬（*Homeric*）的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 C. ）柏拉圖（*Plato* 427—347 B. C.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 ）的著論（此期文藝陷于可怕的低潮期，而哲學皆沿着柏拉圖的理想國發展，且將荷馬驅逐出境。），到了黑暗的中古時代，教會的權威主宰着人類，平民文藝已漸消失（潛伏着），一切文藝的結晶，唯聖經獨尊，有如特求林（*Tertullian*）之流，就是極盡基督之誇詞，到了文藝復興時代，諷寓的文藝於是又蔚成但丁（Dante 1265—1321）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而人文主義者如滿坦（*Mantuan*）却導開了巴迪斯達概林諾（*Battista Guarino*）對詩的美感的認識。辟可樓迷尼（*Piccolomini*）於一四五〇年才又提出了詩的生命與思想的重要存在。及至一五〇八年亞氏的詩學才在愛俄（*Aldine*）以希臘文重印而對文藝中的戲劇起着極大的作用。

此時期英國出現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而印度也在莎氏前後，出現了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到了十八世紀才看見了維特（*Werther*），歌德（*Goethe* 1749—1832）白白是「用自己的心血飼成的一個生物（生命、思想與感情）……這統統是火箭！」而浮士德（*Faust*）却誕生（完整）於一八三一年六月六日至三十日間，即歌德死前九個月。拜倫（*Byron* 1788—1824）與雪萊（*Shelley* 1792—1822）同時也出現在十八世紀，而雪萊不幸三十而沒於水，又寫實派小說始祖巴爾扎克（*Balzac* 1799—1850）誕生於法國。丹麥的安德生（*Andersen* 1805—1875童話家），挪威的易一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戲劇家），俄國的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印度的泰戈爾（*Tagore* 1861—？自然詩人），法國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戲劇小說家）……等等。

就中歌德的一生恰好說明了文藝工作者的「體」——從少年維特之煩惱到浮士德的完成，恰恰是文藝工作的歌德，獻出他畢身的生命、思想與感情，貫透了真（第二部第二幕開始，以後幾乎全是）善美（第一部全部都是在重複着善與美，且在每次的重複時提及其昇華，而於第一部結束至第二部之第一幕成完善與美的結合。全書則是真善美的結晶。）的特征性

，所凝成的「有機會成的晶體。」

誠如歌德自己所言：「我以後的生命。我今後可以把它看做純粹的贈品了。我將來是否再做甚麼，倒都是一樣的了。」這是歌德一完成其浮士德時，對他的知友愛克爾費（T. P. Eckermann）於一八三一年六月中旬，所談到將在八月里把一部作品（浮士德）全體合訂起來時的自由。

上面拉雜地開出了這麼一些中外體裁典作品，簡直就是一張中醫的古方；然而，讀者可從這古方中體會出：文藝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程中，是有着當代的歷史型，與人類本體上的「質」（即是人類熱點的集）。因此，從歷史的映象（Bild or Bairisches or Baire）看來，文藝工作者，在完成其作品的歷程中，根本就不會（也不必）企圖要成為甚麼派的始祖或屬於甚麼派的成員，只是為創造的緣因，故採用了必要的手筆與結構、佈局（也即是形式的誕生）；只因為後來的批評工作者或介紹者，為了方便行文起見，故套上了甚麼甚麼派，或甚麼甚麼主義之類的名詞（這不是不好。也是應該的。因為言語與文字到底是較之符號笨得多，未能十全十美地表達完滿性；但却是有感情的。）於是，一般世俗的人（不論時代性），為了一時的衝動，而又缺乏創造的「能」，故而強迫自己學步於某一派，甚而自言其本身是甚麼主義的衛道者，誠屬幼稚之極？是故，文藝（藝術的整體也應如此）本質是沒有甚麼派或甚麼主義的（其形式也沒有定型的），所有的走上文藝道路的人類（不論時代性）都是文藝工作者（切不可自謂作家）；而工作者的重要重任就是在於創新（不是胡作非爲的標新立異），願我們當前的工作者齊步努力。

另一個有關文藝的爭論點就是形式與內容。一路來，這個問題都是被爭論着，也是文藝中的懸案；今天再談起來，絕對不是老調重談。一般上的工作者都因為囿於某個舊觀念的範疇中（如主義、派別的小圈子），故產生了形式決定內容或內容決定形式，較為聰明的工作者便主張二者并重。其實，這根本上就不是問題的重心，只要把作品也當成一個體，不就是：內容、形式、作品三位一體。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為這是很明朗的問題：在上文我已經提出了「三位一體的完成」。這一點，最好的現成結晶體就是「浮士德」。歌德論談其結晶體最后一幕的敘言中說：「浮士德在第五幕里出

來的時候，據我的意思是剛剛一百歲。」

這「一百歲」的意義即是十全十美的理想數字，即十剩十等於一百。然而，因為語言的笨拙，故歌德又說：「而應當在甚麼地方表明呢，我還疑惑不決。」這正有如，除以3是個甚麼數？到底3的不盡循環數的位置是在那兒？結果只好以爲表示其滿足條件，也即是三位一體的完成——即是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圓。而此圓的基形又是一個一△一，是極大又是極小。

所以文藝根本上是不需要囿於舊有的切傳統範疇；只要牢記着「真善美」的基模，而以生命、思想、感情貫注之，必能自然而然地創造新的結晶體。新的形式、新的內容與新的作品，都將手牽手地朝着時代的道路，推動人類的脚步向前邁進，邁進……

附：本文係讀流川先生之晨城代序後，有感而作的。

# 甘願與不甘願

黃潤岳

最近，我好像發現一項真理似的；那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之快樂與否，決定於甘願或不甘願。而且，不甘願並不一定不快樂；雖然，甘願常都是快樂的。

甘願與不甘願，是一種想法，而不是一種看法。構成這一種想法，多是感情的，非理智的。如果多運用理智去考慮，那一種想法就接近看法了。因此，想法是自己心理所發生的評價，不會錯，也一定是有利的。所以每個人都有他個人的想法，那怕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形之下，父子和兄弟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自己的某一種想法，也可能形成一種「動機」，因而發生「行為」。至於決定生活快樂與否的想法，卻只是一種心理狀態而已。這一種心理狀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能化為一股精神力量。在東方精神文明中，這一股力量一直被推崇、被歌頌、被鼓勵、被發揚。例如文天祥在正氣歌中說：「鼎鑊甘爲餉，求之不可得。」他有這種精神，他便可視死如歸。到今天，我們仍要讀正氣歌，仍高興讀正氣歌，假若到某一天，這遭遇臨到我們自己頭上

，我們也可能會發生相同的感受。

鼎鑊決不會甘爲餚的，文天祥卻求之不可得。爲甚麼？因爲他甘願。他寧死不屈。爲甚麼？因爲他不甘願。

一樣米食百樣人；有人出賣靈魂，有人建貞節牌坊。這只是甘願與不甘願之間的一「不」之差而已。

甘願與不甘願，既是感情的，非理智的，每個人都有不相同的反應，卻會有相同的結果。文天祥武穆他們，爲了國家，死也甘願。他們都是讀了聖賢書的，他們知道所學何事。讀聖賢書，不一定是學他們的學識，而是要學他們的人格操守。這一種觀念，現在慢慢消失了。因爲物質文明的進步，學問已經專門化，也專業化了。學問就是知識，尤其是科學化的知識，完全是理智的。個人的感情，已與知識行爲脫離了關係。從前的儒家，一切從自己本身出發，提倡反省，反求諸己；於是，先將自己肯定。這個自己，不是個別的，而是籠統的。從前神農嘗百草，把自己當作試驗品。現在時行的針灸麻醉，也多用自己來做實驗。就生理來說，人與我是相同的。就人的精神價值來分，至少有聖、賢、智、庸、愚等五級。西洋人做科學實驗，多用竹鼠猴子等接近人類或與人類生理反應相似的動物；很少有拿自己來做試驗品的。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東方人處世，由情而理而法；有所謂「王法不外乎人情」。用推己及人的理論，執法者本心便是法典。西洋人重法治，「寧願釋放一個有罪的人，不得使無辜的人受累」；這是西洋法律唯一講人情的地方。在法官升堂的時候，有罪無罪，無法基於事實的本身，而是看證據够不够定你的罪。如果證據足了，便依據法典來定罪。同樣的道理，那怕是殺人犯，沒有証據的話，仍可逍遙法外。在東方，法官判人以罪，不是照法執行，而是要使犯法的人心悅誠服。如果用西洋的法律，根本不不管你甘願不甘願。

重法治的國家，只有權利和義務，再加上責任感。沒有盡到義務的，便取銷權利；或者依據法律予以懲罰。有些沒有權利的義務，便靠責任感來鼓舞。這和我們所提倡的道義，稍有不同。「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仍是以個人的甘願與不甘願爲出發點。那怕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的這個「責」，仍是激勵之詞，應該負責是因爲自己是國家之一

個匹夫而已。

每一個匹夫，都有不同的心理反應；而且這些反應不定會不相同。於是有些聖人賢人，便定下一些倫理綱常，使每一個人都心甘情願的去遵守。後來便變成了吃人的禮教。今日便有許多在高呼打倒以孔子爲首的孔家店。用現代的尺度和看法，來抨擊幾千年以前的理論。最普通的論證是說：孔子是資本家的帮兇，奴隸制度的維護者，統制階級的同路人。其實早在五四運動前後，孔家店已經打倒了。可是，我們再看一看：有沒有新店子開出來呢？孔家店賣黑貨，新的店子呢？賣甚麼貨呢？

誰也不能逆料在若干年以後，有沒有那時候的最進步的人以那時的標準，再批判今日的一切！

我讀過聖賢書，但是並不够資格做孔家店的學徒；然而以儒家爲主流的中華文化，是以與西洋文化相抗衡的；我覺得我可引以爲榮。有人甘願去做我認爲不應該或不正確的事，他們也是「鼎鑊甘爲餉，求之不可得」，便得歸功於孔老二。勞動流汗，鮮血開花……都是有人甘願的。到了不甘願的時候，就得以生命相搏。人如果怕閻羅王，他會做鬼也甘願嗎？

基督教徒崇拜耶穌。耶穌一方面可以抗拒魔鬼的試探，一方面又能爲拯救別人而釘死在十字架上；兩者都是他甘願的。從此而建立了博愛和犧牲的典範。於是西洋人的甘願與不甘願，從博愛出發。這與我們東方人的精神，相似而不相同。我們的甘願，可能也由於愛，但不盡然。我們是基於個人內心的自發。

例如「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是不甘願；然而卻不是不快樂的。又如「士可殺，不可辱」也是一樣。反過來，我們「忍得一時之氣，省得百日之憂」；我們也可以「忍辱負重」。「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各人的想法不同而已。再加上「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鬧一些情緒，便愈弄愈複雜了。

有許多打牌的人，都說是爲了消遣。果真輸了錢時，心中就非常難過了。從前我打牌輸了，我卻有一種阿Q式的想法：當作看戲買票。其他的娛樂，也沒有不要付錢的。因爲我常常輸，後來乾脆不打牌了。要消遣就直接到電影院去看戲。

不久前我的二女到加拿大深造，在路上把口箱子丢了。他固然是難過到失眠，我們也覺

得不快。箱子既然找不到，不能因它而大家傷心。於是我说：退財消災。箱子丢了，連我們的襄運也一起丟掉了。這樣大家便反悲爲喜，笑逐顏開。後來那口箱子又找到了，決沒有人會想到這不是連襄運也跟着回來了嗎？因爲人都是聰明的。

我的大女早已在加，姐妹相距四十哩。我便寄一封信兩個人看，省一點郵票。大女要把我的信留下來，二女也要。兩姐妹又不想多花郵票，相約輪流收存。我認爲我們的家書便是家人感情的唯一的聯繫，又何必爲了幾角錢郵票而有不足之感，便仍舊是用複寫紙寫兩份，一人一封。我對她們說：假若兩人不是同在加拿大，還不是要分兩封寄？只要想法不同，心情就不同了。所以「凡事要退一步」便是快樂的泉源，因爲心安理得便甘願了。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想承包一家餐廳來做，合同是一年爲期，原來的承包價格是三千元一年。如果要爭着標，自然得出高一點價，就說三千一百五十罷，因爲可能原來的承包人看見有人來競爭而加碼。後來我這位朋友標到了，我問他會不會賺錢？他告訴我：至少不會虧本。因爲這個數目是他經過考慮而甘願出的。求則得之，當然快樂。後來他聽說原承包的標價是三千一百；他更是沾沾自喜：好彩增加了一百五十元。

人便是這麼一個有趣的動物。假若有人告訴他：原承包人只下二千八的標。我的這位朋友便會鎚桌打椅，大悔不值，一年都悶悶不樂了。

甘願與不甘願，也可以說是一「念」之差，看你是如何去「念」而已。誰也不願做奴隸；可是，每個人都成爲自己的那一「念」的奴隸。要打斷這一套枷鎖，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好事就甘願，有益的甘願，爲團體大衆甘願，爲國家民族甘願，爲家人朋友甘願；在某些情形下：犧牲也甘願，吃虧也甘願，做傻瓜也甘願……在另一方面：被利用不甘願，做走狗不甘願，做尾巴不甘願……到底如何才甘願，如何才不甘願，倒是不假外求，君子反求諸己。

君子恆蕩蕩，小人常戚戚。甚麼是君子呢？那就要問孔夫子了。

純草  
魘

他挽着她，好親熱地走着。

路上。霓虹燈的活耀、跳動，和昨天——昨天的一樣。

行人依然是以前那樣匆忙的流轉，流轉。

「玲，想不到你這麼快回來。你姑媽那里好玩嗎？」

「好玩……」她有點不自然的把頭垂下。華，不要問我！不要問我在姑媽那里的事。我求你。神啊！你也要幫助我呀！

「玲，你知道嗎？這三天我多想你呀！」

「唔……」她用眼角瞟了他一下。

華，我何嘗不是呢？可是三年了，這些話你還不覺得多餘嗎？華，我要的是你，告訴我娶我，和我結婚吧！

他與她已走到一間戲院的門前。

「看戲好嗎？」他的聲音好柔。

「唔。」她點點頭。

一排排的坐位上，許多男女都在互相依偎着，乍看之下彷彿是一個整體。當然，他和她也不會兩樣。

音樂：今天不回家、負心的人……

廣告：香烟。香烟。香烟。……

預告：親嘴。殺。親嘴。殺。……

隨後，轉入正題……

一條荒涼的山路，傳來不絕的馬車聲。這時，遠遠的可望見一群騎馬的人和馬車駛來。清楚了：原來是一群鏢局的人。從旗幟上知道。前面的是一位老鏢頭，身旁那兩個女的，是他的女兒。後面跟着的是一些鏢師與門人。這樣「浩浩蕩蕩」地走着—走着。

突然——一串獰笑從天而降，一個人在山上站着，好不威風，幾分鐘的特寫過後。那人一躍再躍便落在鏢車前面。老鏢頭看清楚來人，驚愕道：「是你！」

「哈哈哈！正是大爺要跟你算舊賬。」

「你這無恥的歹徒，白家莊姦殺良家婦女，老夫饒你不死，還劣性不改！這回必劈了你。」老鏢頭說着一劍刺去。

「哈哈哈！」那人很輕易地閃開。

「爸爸，讓我們來對付他。」左邊的紅衣女郎說：「來，大家上！」

「叮鐺！倒下。叮鐺！倒下。叮鐺！倒下。」

只剩下老鏢頭和他的兩個女兒與那人對峙着。只一會功夫，老鏢頭父女三人便被制服綁了起來。嘿嘿嘿！一陣陣的獰笑聲！勾魂攝魄。玲的心在忐忑加速。這笑聲好熟，好熟呀！

「老不死，現在該知道大爺的厲害吧！哈哈哈！大爺今天要和你女兒共赴巫山啦！看你還能把我們怎樣？」那人說着把紅衣女郎拖出，將其手脚各繫一繩；繩

的另一端却各繫一樹，樣子好像是「四樹分屍」的。綁好了，那人便騎在女的身上去。

「你……你……你這畜生！要殺要剖隨便。有種的就不要污辱我女兒。」老鑠頭只能乾瞪着眼在叫。

「嘶沙」一聲，紅衣女已是無衣女了。有的只是粉紅色的乳兜。隨後，褲子乳兜都沒有了。變成一個無遮女。雪白、紅潤的肌肉已一覽無遺了。呀！玲的瞳仁在擴張——擴張……

那人騎着的是我！離姑媽果園不遠的小路上。風很涼。我被四個陌生漢捉着，按在地上。上衣被剝脫時，我還能按着乳房，但，一絲不存時，就甚麼也不能了。他們一個騎上又一個，輪了一次又一次，也不知被騎了多少回。我只知道是刺痛刺痛刺痛刺痛……

「姑媽，我被姦污了……嗚嗚嗚……」

「孩子，要鎮定一點，鎮定一點！」

「我要報警！我要報警！」

「孩子，千萬不要報警，千萬不要！」

「我白白地被辱了嗎？」

「孩子，如果妳不想失去妳的愛人的話，那妳就好不要報，也不要讓人知道。

。」

「姑媽，我……我……」

「如果妳能認得他們是誰的話，那我們就可以買兇把他們幹掉！」

可是，即使把他們都殺了，我也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那人壓着的女人的臉部在痙攣；玲的臉部也在痙攣。

「不！」玲突然叫了一聲。許多的頭都驚奇地轉了過來。

「玲，妳怎麼了？」

「我……我……我的頭好疼，我們出去好嗎？」

「好吧！」

他挽着她，又很親熱地走在道上。

「玲，頭很疼嗎？」

「不！不疼了。」

「那我們到公園去好嗎？」

「……」

石椅上。他與她在依偎着。

「玲，我有一樣東西送給你。你一定喜歡的，你猜猜看是甚麼？」

「唔！我猜不着。」

「那妳將眼睛閉上。」

她把眼睛閉上了。他就輕輕地把嘴印在，那一雙豐滿而紅潤的唇上。

「不來囉！你壞！你壞！」玲揮動粉拳搥打他說。

「玲，我真的有一件東西送給你。」華說着從褲袋拿出一個小匣子打開，又

說：「你看！這戒子妳喜歡嗎？」

她望見戒子時，就把頭垂得低低的。因為，兩頰已經飛上了紅云。

「喜歡。」大概是喜悅過度，聲音有點顫抖。

「來，我和妳把它帶上。」華說着已把戒子套在她的無名指上。

此刻，她的頭還是垂得低低，彷彿地上有甚麼值得看似的。

他却將她整個身子摟在懷里，拼命地去吻她的頸。

「不嘛！不要嘛！」玲在掙扎地叫着。  
拋棄你的。」姑媽的神情很慎重。

「不嘛！不要嘛！」玲在掙扎地叫着。

他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拉鍊也被拉開，他的手已不安份地在遊動。

突然——她的臉色很難看——神情像見到甚麼可怕的東西。  
許多醜惡、獰笑的面孔在旋轉——旋轉。一張，兩張，三張，四張……。一

張，兩張，三張，四張……五張！呀！是華的臉——是華的臉！第五張是華的臉孔！

「你……你是第五個！」玲突然望着他，驚慌地呻叫：不能！不能！……這出其不意的變化，使他不禁一愕；就在這一愕之際，她從他的懷抱里掙扎脫了。但——她却頭也不回的往公園外跑去，好像有猛獸在追趕她……

這突來的變化，使他驚傻了。他沒有去追趕，也沒有叫住她……因為，他此刻已成了一具石像，只能呆呆的望着她的背影遠去……遠去……

# 衣箱

車子在巷口停下時，月月仍然坐着不動。她感覺到脚下很重，好像綁上了幾十斤的鉛塊似的。耳邊一陣吵雜。車窗玻璃已旋轉到最低下面去，但却透不進一絲風來。她掠了掠頭髮，便旋開了門，一股熱流立刻向她迎面湧過來。

—berapa？她明知故問，其實她已看見計程表上指明是三塊六。

—tiga ringgit enam-puluh sen。馬來司機轉過頭來說，他的一張疲倦的臉油膩得很，像一塊因擱置得太久而沾染上一層灰塵的蛋糕。

—duit di-sini。

—terima kaseh。馬來司機也開了車門，走到車後面掀開車蓋，取出月月的一大一小的行李箱。月月的左腳最先伸出車門，然後是上身，然後才是右腳，這是她在圖文並茂的婦女雜誌上看來的淑女下車時應有的姿態。當她下車的那一剎那，她臉上的表情很奇怪，好像和誰過不去似的。她的寸半高的黑色皮鞋的鞋根已磨平得可以隱約看見木製的內部，鞋頭部份的亮皮也因為撞擊多次而剝損開來。

一陣陣的熱浪不斷向她襲來。時間是下午二時五十五分，正是陽光最凶毒的時候。陽光

照射在路旁一個四十加侖的大圓垃圾桶的鐵蓋上，反射出白亮的刺目光芒。月月本能的跳起了她那又圓又大的眼睛，向車後面走去。兩個行李箱誰也不依靠着誰的置放在路上，她提起了小的，大的由馬來司機來拿。

「第三間屋子。」她指着小巷裡面說。提起箱子，馬來司機走在前面，她跟在後面。這次她聽清楚了剛才那一陣吵雜之音原來就是「旭日之屋」，很好聽的歌。主啊，我知道我是其中的一個。（像快活又不是快活，像悲傷又不是悲傷。）已唱到最後一節了。我一隻脚站在月台上，另一隻在火車裡。馬來司機是個粗壯的漢子，約四十歲，穿着一件不够吶吶的想會一度是顏色斑斕的但現在已轉為晦暗的峇迪上衣。這是條由大小不一的石子鋪成的石子路，很多地方已露出下面灰黑色的砂土，高低不平的，很不好走。黏潤的、口渴的、不勝其煩的，八份之一厘米的砂。……

「這裡可以了，謝謝你。」

馬來司機放下衣箱在屋子的木門前，向她點點頭，便走了。門是向裡面開的，她費了好些功夫才能把門打開。然後她聽到一陣笨重的汽車開動聲，回頭一看，那個馬來司機已開車走了。

一切都突然地變得冷清下來，路上半個鬼影也沒有。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現在正打着廣告。她留心了一下，發覺聲音是來自近鄰的一間屋子。間中夾有一陣嬰兒的啼哭聲。她抬頭看了看這間屋子，覺得和兩天前所見的沒有兩樣。這是間板屋，想必它也會英姿渙發過。當初繫的顏色可能是嫩綠色，也可能是嫩黃，不過現在什麼顏色也看不出來了，只是露出經風吹雨打後的木板應有的黯暗的炭灰色。木板是打橫一層接一層的連接起來的，有點伐木地區山中小屋的味道。一小方渾黃的紙片釘在板屋的一角。紙片的兩邊向中間部份捲過去，像一個死去多時晒得乾翹翹的海參。喟海參。軟溜溜的，不可捉摸的。

屋子前面的門緊閉，後面的却開了。她右手提着大衣箱左手拿起小的，掙扎着向後門走去。她的右肩膀向下斜去，左肩膀却聳了上來，像一個一面倒的稱秤。  
「搬來啦？」操着泉州話的房東太太已站在門口看着她上齒緊壓着下齒的走過來，她正用牙簽在剔着牙。

——是呀！她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房東太太不知是笑還是並非在笑的看着她，不過她面上的皺紋都打起摺來，起了一陣波動，像一盤水放得過多蒸得太久的水蛋。

——東西都在裡面嗎？房東太太閃開一邊讓她走過，左手叉着腰，成了一個△形，但却沒有一點要過來幫忙的意思。

——是哦。她咬牙切齒的從喉嚨裡逼出聲音來。

——另外那個還沒來呀？

——還沒有囉。

她感覺到她的右手心一陣熱辣熱麻，像剛參加了一場勢均力敵的拔河比賽似的。經過廚房時她一眼瞥見左側的桌上正擺着兩副誰也不挨着誰的紅漆木筷子，圍住一盤又紅又黑的鹹肉。

房門好像是關閉上了似的。她在房門前略遲疑一下，便用左腳尖嘗試將門推開。門依然不動。她這才看到門是扣上了門扣。她只好放下左手的衣箱，掀起門扣，把門向內推開。一種好像已被封閉了很久的又霉又濕的氣味立即衝入她的鼻孔。也許是剛從陽光普照的外面走進來的緣故，也許是緊閉上了的窗門，房內黑得像瀝青油，完全看不見東西。

——沒有窗口的？

兩天前當她來看房間時，這句話就差點衝口而出。但話還沒有來得及從喉嚨中湧出來，房東太太白白胖胖的兒子已搶前一步，費了好些功夫才能把窗推開，好像他已事先知道月月必定會說這句話似的。

窗門被推開後，下午三時許的陽光穿過鐵絲窗格斜斜的照進來，投射在窗前的兩張並排的桌上，本來是黑暗無比的房間頓時明亮起來，不過一種霉濕的氣味仍然久久不散。濕濕的，黏黏的，腐壞的物質，空氣中浮滿了四處遊離的塵埃。月月轉身一看，兩個衣箱傻傻的坐在土敏土的地面上，腳底一陣冰涼。右手手指的關節仍然僵硬，還微微作痛。這個房間想已放空了很久，因為完全嗅不到人的氣味。房中的塵粒好像因為剛有人搬進而變得激動起來似的，狂歡飛躍不已。月月一連打了幾個噴嚏，喉嚨癢得剛被那種走路最慢的紅蠟燭咬過般。房間兩側各有一張床，她走過去那張沒有床褥的看看。這是張說不出是何年何日造的單人床，

床身是由六塊寬約六寸的木板拼合成。床的骨架髹棕黑漆，六塊床板却什麼也沒髹上，只露出木板的本來顏色，各隔着一條約一吋寬的隙縫，顯得露骨而孤立。月月又走過去看，另外的那張。這張床的樣式和呴吶和剛才的那張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它多了張約二吋半厚的床褥。床褥的很多部份都已爛開來，露出一粒粒黃黑色的棉花，在還有布料包裹着的地方也都印上了一灘灘的油漬，給人一種又黏糊又濕膩的感覺。她轉身走回去，坐在沒有床褥的木床上，木床立即作出反應的吱呀連聲。胸臆中滿是虛浮的油膩。她忍不住打起嗝來。

——怎麼還不來呢？突然她驚覺到有個人頭從半掩的門外探進來，朝着她看。她心臟一陣收縮，差點整個人跳起。

——那個還沒來呀？房東太太這次真的是滿面笑容，像戴上了一副沒有眼睛的面具。

——還沒有呀！她驚魂未定，還可以清晰的聽到自己凌亂的心跳聲。

——你坐在這裡等囉！

——唔唔。我只有等了，她想。我還能做什麼呢？視線一轉，她看到兩個衣箱仍沉默的坐在地上。一瞬之間，她好像覺得正有四隻黑亮的眼睛從衣箱上瞪視着她，她又嚇了一跳，連忙朝他處望。怎麼會呢？如果不來，我怎麼辦呢？而現在又多出四隻眼睛來。看看手錶，還有五分鐘才是下午四點。也許四點正就會來的。

離別的那晚。在月台上，第一次離家，她興奮莫名，半絲離愁也沒有。月台上忙亂得很，人相當多，大都是馬來人。除了她以外，其他的人也不見得有任何明顯的離愁別恨；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嘻嘻哈哈，好像正要揮別一塊令人咀咒的土地而踏上另一個樂園似的。火車誤了鐘點，久久都不開動。

——ho ho, aku ta' minta！月月和母親坐在長櫈上，兩個留長髮蓄小鬚的馬來青年談談笑笑的走過。

——阿月，車上要小心啊，東西不要弄丟啊。

——哦，我會看住的。

——到就要寫信回來，知道不？

——知道了。

——妳旁邊坐的好像是馬來人。

——有什麼要緊？

——火車幾時開？

——不大清楚，大概還有三個字。

——此話說了不久，報告員就先後以國英語別報告火車就要在十五分鐘內開動。

——講了些什麼？

——他說火車就要開了。

——妳還不上去，還等什麼，等下來不及了。

——哦哦，我就上。

——東西放好了沒有？母親站在火車廂外仰起頭來問，

——都放好了。

——錢有放好嗎？

——繫在我身上，很安全的。

——去到就要寫信回來啊。

——一下火車就寫。她俏皮的裝出笑容，母親的表情則木然。

——要注意看住那些東西，知道未？

——知道啦，我不會睡的。

——去到那邊別亂亂跑，那邊不是自己的家……。

——媽，我只用功讀書。

——嘟嘟嘟，火車已經開始移動了。

——媽！她探頭出窗外，只大叫了一聲，母親的身影便變得模糊了。她坐回自己的座位上，用手一抹，面上全是滾熱的淚痕。此後的一個多小時內，她的眼淚就沒有乾過。她的視線變得模糊起來。她掏出手帕，抹了抹眼睛及面頰。此刻，衣箱上的四隻眼睛，變得更加接近及真實。她實在忍不住了，便起身走過去，調整它倆的位置。眼睛頓時消失了踪影。她坐回原位，又是另一陣心煩的哎呀。這次是幾十隻雪白的牙齒向她張牙舞爪着。她

立刻變得坐立不安起來。

她甫走出房間，差點和房東太太撞個滿懷。

——啊！兩個人同時驚叫了起來。然後相視微笑。

——是啊？

——那個怎麼還不來？

——就是囉。

她穿過廚房，剛才那盤鹹肉已不見了。她轉頭一看，發覺廚房的一角赫然站着一個看去頗新的冰櫃。啊，以後可有涼涼的冰水喝了，她想。她站在院子內，雙手交叉在胸前，抬頭望着天空。看看錶，才四點半過一點。她走向剛才看見釘了塊紙片的地方去。仰頭往上看，發現另有一塊釘在紙片旁邊的鐵牌，號碼是7896，時間是1958年，另有一行朱紅的小字，讀着：Pejabat Pernilai Perbandaran城市估價局。她立刻將它譯成中文。她對自己的語言知識感到有點得意。

——暴迪！她猛然轉身一看，隔壁有個約三四歲的孟加里小男孩正好奇的看着她，顯然的，有人在叫着他的名字。經她一看之後，他忙不迭的跑回屋裡去，她朝巷口一望，却什麼也沒看見。

——還不來，怎辦呢？

她突然聽見屋裡有人走來走去的聲音，她忍不住豎起腳跟一望，原來是個白白胖胖肉騰騰赤着上身的青年男子。沒有結果，她又沿着廚房走回房間裡了。

她感覺非常之飽膩，但也非常之口渴，却連一個喝水的杯子也沒有。

啊！她不知所謂的嘆了口氣，重新坐回吱呀作響的床上。出神地注視着自己的腳指，非常整齊的腳指。人說二指長，吃窮郎。呸！封建，說這話的人想已在hell裡被拔舌。胡亂罵了一輪之後，她覺得很痛快。突然覺得右小腿一陣奇癢，原來有隻碩大無比的蚊子正附在上面吸着血。她一巴掌打下去，却什麼也沒有留下，蚊子早已飛走了。被咬過的地方已呈現着圓形的浮腫。

媽！她的喉嚨中全是流動的眼淚，她偶然把視線轉到那兩隻衣箱上去，驀然發覺正有四隻眼睛，兩個靜止的鼻孔，張開嘴巴露出數十枚雪白的長牙，也同樣以呆滯的目光注視着她。

# 自由何物？

劉放

人類的行為標準，皆或多或少基于宗教的訓言。西方人士的行為，多受十誡的影響。中國人士則多較傾向于儒家。雖則社會在步向工業化，或已工業化，其成員的行為，仍不免受着某些宗教上基本的行為準則的影響。德國社會學家瑪斯·韋伯會證明今日的資本主義制度乃源于新教精神。社會型態是改變了，但行為的內容仍受規範于宗教的道德標準。雖則中國大陸方面處心精慮地把孔老二形容為「以四肢爬行的怪物」，但他們在國際上所表現的外交行為，仍脫離不了孔家店的巢臼。他們所揚棄的只是一些不合乎目前國家、民族發展的哲學，如父慈子孝及君臣關係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思想與馬克思所提倡的「人社區有何不同？」西洋人士方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做到了。但要給人打兩邊臉的訓言仍是打死不幹的。

然則，這是不是馬克思所謂生產方式決定思想型態呢？但又不然。這應該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型態決定一般的社會思想型態及該社會的生產方式。儘管世界上受統治的人的數目遠比統治者的數目要多，但被統治的多是政治太監。正如托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夫兄弟」一書所述，人民要的只是麵包，管他媽的自由不自由。耶穌因要給人民自由，但不符合「四

維城」的國情，因以被處死。耶穌真要給該些傢伙自由嗎？是的。先給自由，然後再剝奪他們的自由。世界上的統治者，走棋同出一轍。一般人多是先向統治者要自由，然後再把自由奉送給統治者。因此，自由的意義已由個人負責變成政府代管。所謂個人負責，即如馬爾薩斯所謂每人得視自己環境及一切條件去從事或不從事「增產工作」。而所謂政府代管則指統治階級視環境而酌量給予人民的行為尺度。共產及民主制度在此方面的特色是酷似的。不同的只在過程與方式。共產主義者必先瞭解一般人民是否能運用自由，是否需要自由。在一社會中大部份的人民皆是文盲，對他們說自由不如給麵包來得更具儒家的惻忍之心，來得更具體。中國近代史上的軍閥割據局面，就是談自由而不給麵包所造成的。現代的印度，窮人有的是自由，沒的是麵包。另一方面，民主主義者同樣必先瞭解一般人民生活情況，他們知道工業社會中大部份的人皆能自己取得麵包，若以麵包去換取人民自由，人民一定不幹。因此，只好以有限的自由去換取人民的無限自由。給人民以選舉自由。選中後再逐步削減人民其他方面自由。而其中所謂選舉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是一種計劃自由。若候選人只有三個，你就得從三個中選一個。而這三個並不是全國最上乘之材。你要就選三個中一個。這是現代自由的定義。你亦可以不選，這似乎亦是自由。但你不選並不能說你就不必把自由交出來。三個中選中一個，你的自由就要交出來給他。由他及他的政府代管。故此，自由的真諦是你不選，不必交出你的自由，這且不談。

由上述分析看來，共產主義者知人民不能先給自由。而民主主義者知必須先給人民局部自由才能最後獲得他們的全部自由。當一個社會中大部份人民不懂什麼是自由，為什麼某些人不能把自由揀起來？若本國人不揀起來，外國人一定會代你揀的。八國聯軍就會代不懂自由為何物的中國人民代管過自由。在一社會人民不懂自由情況之下，有人把自由揀起來是近乎社會發展需要的。但在一社會人民懂得運用自由之情況下，沒有人能揀到人民的自由。若要拿人民的自由，則必須出術，亦可以說欺騙人民。歷史上有那些候選人選中後能全部實踐競選宣言了呢？但這無可厚非，在大部份的人民皆有麵包做後盾的情況下，欺騙選民或「強迫」選民「必選」的事情亦是合乎社會發展需要的。

我們的推論因此是：在民主主義制度生活下的人不能罵共產主義統治者剝奪其人民自由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因該自由的被代管是時間問題而已。物件遺于地，本人不拾，必有人揀。越南人民遺下了自由，阮高基看到要揀，阮文紹捷足先登。拿到後交給山姆叔叔。還說山姆叔叔若不代管這自由，他也不做這自由保險的代理商了。人類史上有比這種更醜陋的生意嗎？

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信徒亦無資格斥責民主資本主義代理人大事剝削工人。人民一相情願把無限自由交換有限自由，有什麼不可的。他們所關心的已不是麵包問題，而是更多的麵包，麵包的花樣、款式，及吃麵包的方法問題。在寒帶穿西裝結領帶的人不能笑在熱帶穿香港衫的人野蠻。同樣的，後者亦不能攻擊前者奢侈浪費。雙方皆是因客觀環境需要而有所行動。

有一句歐洲格言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在絕對上而言，自由是最最高至上的。問題是，有多少人瞭解自由是怎麼一回事呢？自由可予以絕對界定嗎？

象徵互動主義的要素之一就是：不同的人或社會文化制度，對一絕對的情境會作不同的界定。亦即謂，不同的人會對抽象的事物加上主觀的內容。而此主觀內容乃與所處文化系統及個人經驗息息相關。故此，共產主義制度生活下的人有他們對自由所作的定義。他們既有自己的定義，則他們所瞭解的自由亦局限于此定義。因此，民主主義者就不能說他們沒自由。但當大部份的人都覺得目前對自由的定義不滿而怯于暴政不能重新界定時，他們就可被稱爲失去自由。這種失自由的感受是共產主義發展過程中避免不了的一環。這一環，往往是掀起歷史巨浪的一環。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即是例子。這是從權力封鎖走向開放的例子。在民主政體中，當人民需重新界定自由的當兒，亦會掀起驚濤駭浪。要重新界定，即意味不足或過份。不足而引起事件與前述例子大同小異。因感自由過多而需裁減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制定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共產主義不會久存。民主主義亦不能符合人類逃離自由的心理。

總結以上論點：(一)各主義及制度代理人皆欲爲領導人民走向更快樂的前程而努力。方法或手段無所謂對與錯，只是有効與否。(二)各制度下，人民對自由的認識及滿足程度不同。(三)當人民對自由作重新界定時，社會便會發生變遷。

毛俊輝譯

T. Wilder 著

# 快樂旅程

此劇不需要佈景，或者可見一、二塊滿佈塵埃的佈景板靠置在台後的磚牆上。

卻比家的五位成員與舞台監督組成這齣戲的演員陣容。

舞台監督不只出場搬動一些必需的道具，他還從一份腳本中唸出所有其他閒角的台詞。他唸得很清楚，但並不着重角色的性格，甚至當他唸女人或小孩的台詞，也沒有轉換嗓子。

幕啓時，舞台監督懶洋洋地靠在觀眾左方、舞台前部的柱子上，他在抽煙。

亞瑟在台中玩彈子。

嘉露蓮在較遠的台後右方與一些我們看不見的女孩子談天。

卻比媽媽在一面想像中的鏡子前焦急地戴著帽子。

媽媽：你爸爸到那兒去了？怎麼他還不在這兒？

我看咱們是起不了程了。

亞瑟：媽，我的帽子在那兒呀！假如找不着帽子，我就不去了。

媽媽：到外頭走廊裏看看在不在，嘉露蓮，這小丫頭又到那兒去了。

亞瑟：她等在外頭跟鍾家的女孩子們談天——媽，我在走廊裏找了一千次了，不在嘛！（在一次困難的射擊前，他吐一口唾液求取幸運，喃喃而語：）來呀，寶貝兒。

媽媽：我說你再去找找看，找得仔細點！（亞瑟站起來，跑到右方急急地轉了一個圈，回

去再繼續他的遊戲，莽撞地俯在地上，又開始玩起來。）

亞瑟：沒有嘛！媽，不在那兒。

媽媽：（平和地）好吧！找不着帽子你就別想離開紐域，你自己去決定，我是不會跟一個小無賴出門的。

亞瑟：媽！

（媽走到腳燈前，對觀眾說話，好像穿過一個窗子。）

媽：喂，薛華滋太太！

舞：（查閱一下台詞）卻比太太，我在這兒，你們要走了嗎？

媽：我看差不多要走了，小寶怎樣了？

舞：她現在沒事了，我們在她背上拍了幾下，她就吐出來了。

媽：那好極了！薛華滋太太呀，如果你能替我早晚給我家的貓一盆牛奶，我真不知道怎樣感激你了。……噢，柯美爾太太，你好呀！

舞：你好，卻比太太，聽說你們要出門了。

媽：（謙遜的）噢，柯美爾太太，就只是三天，去坎頓看我那出嫁的女兒布拉。唉默今年初在洗衣公司有一個禮拜的假期，況且他還是個開車能手呢！（嘉露蓮進入「屋子」裏，站在她媽媽身邊。）

舞：你們全家都去嗎？

媽：是的，我們一家四個全都去。轉變一下環境對孩子們有益，我那出嫁的女兒不久以前才

大病了一場。

舞：噃……是的，我記得你講過給我們聽的。

媽：我就要去看看這孩子，自從那次我還沒見過她呢！不去看看她我總不放心。（向嘉露蓮

）你怎麼不叫柯美爾太太？

嘉：（臉紅，垂下眼睛，呆呆地說：）柯美爾太太，你好。

舞：你好呀！嘉露蓮，我看還是等你們走了以後，我才打這地氈，免得灰塵沾了你們，祝你們旅途愉快，凡事順意呀！

媽：謝謝你，柯美爾太太，我也希望如此……薛華滋太太，你不介意的話，就麻煩你餵那隻

貓一些牛奶吧！如果有甚麼，我家後門的鎖匙就掛在冰箱旁邊。

亞與嘉：媽，別那麼大聲，人人都聽見了。

媽：哎，別拉我的衣服，孩子。（大聲噓語）後門匙我會掛在冰箱旁邊，那簾門我也不會栓上。

舞：好了，祝你一路順風，替我問候露莉。

媽：我會的，千百個多謝（她回入「房間」）。

你們爸爸還在搞甚麼鬼？

亞：媽，我找不着我的帽子嘛！

（埃默入，拿着一頂帽子。）

埃：亞瑟的帽子在這兒，他一定是禮拜天留在車子裏的。

媽：謝天謝地，現在我們可以起程了——嘉露蓮，你的頰上是甚麼呀？

嘉：（反抗地，不安地）沒甚麼。

媽：假如你瞎塞東西在臉上，我會打你的！

嘉：不，媽，我當然沒有了。（低下頭）我只是

在臉上擦幾下讓它紅一點，中學裏的女孩子出外的時候都是這樣做的。

媽：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傻事，埃默，剛才甚麼事纏着你呀？

埃：（總是平靜的聲調及透過眼鏡懇切地注視。

）我到車房去，讓查理再檢查一下那車子，凱蒂。

媽：那好極了，我最討厭路上出毛病。現在我們可以起程了。亞瑟，快放下那些彈子。看你的樣子，人家還以為你不想出門呢！

（他們穿開「走廊」出去，促步而行表示下樓梯，然後他們來到了大街上。）

埃：小孩子，不要圍着那車子！

媽：那些蘇利文家的孩子們甚麼東西都要看。

（舞台監督搬出四張椅子和一塊低平台，這是一架汽車。在舞台中心面對觀眾。這平台稍為墊高了後面的二張椅子。爸爸握着想像的駕駛轉盤，不斷在轉波。嘉露蓮坐在爸爸邊，亞瑟在爸後，媽在嘉露蓮後面。）

嘉：（因自以爲受人注意而覺不自爲地）再見，美潔。再見，海倫。

舞：再見，嘉露蓮。再見卻比太太。祝你們玩個痛快！

媽：再見，姐妹們。

舞：再見，凱蒂。車子好漂亮呀！

媽：（向一個窗口望上去）噢，再見了愛瑪。（謙遜地）我們認爲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小雪佛蘭呢！——哦，再見了艾勒太太。

媽：就是三天，艾勒太太。去坎頓看我那出嫁的

女兒。

向前看。)

舞：玩個痛快呀！（媽，嘉露蓮與舞台監督像大合唱團似的說着「再見」。數條街都在說「再見」。亞瑟取出一支碗豆汽鎗讓它輕快地在空中飛起來。車子有一、二次搖擺，然後他們離去。）

亞：（突然懼怕起來。）爸爸、爸爸，不要經過學校，畢先生會看見我們的。

媽：我可不在乎他看見我們，就算叫我的孩子逃學一天，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埃默向一過路人打招呼，媽溫柔地問）埃默，你跟誰說話。

埃：就是上次替我們在會所安排宴會的那個人，

凱蒂。

媽：噢，就是一下子買了四百份炙牛肉的那個人呀！（爸點頭，）老實說，我是他就慘了。

埃：空氣越來越好，孩子們，來個深呼吸吧！

（他們鬧攘地呼吸。）

亞：瞧，差不多全是平地了！『專為紳士們設計的草伯洋服』。媽，我將來可以買一件嗎？媽：如果你畢業成績好，我看你爸爸會送一件給你作畢業禮物。

嘉：（發怨聲）噢，爸爸，難道我們要等全部的

喪禮行伍先過去嗎？

（爸脫下他的帽子，媽凝神好奇地伸長脖子

媽：亞瑟，快脫下你的帽子，看看你爸爸——埃默，你瞧那標記，好像是你會所的兄弟呀！

我猜是依莉莎白城的分會。

（埃默點頭，媽喃喃而語。他們都靠前靜靜地看着這喪禮行列，越來越嚴肅，歇了一會兒，媽如夢般地但並不傷感地繼續說下去。

）怎樣，我們都忘不了剛才看見的那隊喪禮嗎？我們也忘不了我們的哈勞，別忘了他是為自己的國家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她將手指從眼角移到面額上，又歇了一會。）我們將來都有機會阻礙交通幾分鐘鐘的。

孩子們：（不舒服地）媽！

媽：（並不自憐地）孩子呀！我是「準備」好了

。我希望我們車上每一個都「準備」好了。

（她將手搭在爸的肩上。）埃默，我希望自己是第一個走的人。

（爸拍拍她的手。）

孩子們：媽，每一個人都在看着你，笑着你呢！

媽：別吵了，我才不在乎新澤西州依莉莎白城裏的那班傻子笑我呢！——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他們快過去了。（另一次顫盪，車繼續開行。）

嘉：『合仲』，爸爸，為什麼他們用『合仲』，而不寫『合身』呀？

唉！就是這樣才會叫你停下來問個明白呀！小姐

嘉：爸爸，你在取笑我。——媽，爲甚麼他們說

『三百個房三百個浴室』？

亞：『米勒牌意大利粉，家庭佳餚。』媽，爲甚麼你從來沒有煮過意大利粉的？

媽：去你的，你們不要吃的。

亞：媽，我現在喜歡了。

嘉：（做手勢）唔……唔，看上去挺不錯嘛。媽

，回家以後我們做些好嗎？

媽：（無興趣地）「顧客永遠是對的，我們是服務至上。」

（全家都覺得這話的妙趣，孩子們笑着叫起來。甚至埃默也笑起來，媽保持着平和。）

埃：凱蒂，我看沒人會埋怨你吧！每個人都知道你是個好厨子。

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個好厨子，可是我知道自己經常練習，至少每天煮三餐也煮了二十年了。

亞：噢，媽，有時你也出去吃嘛。

媽：是呀！也只有那一陣子我才可以透氣呀！

（這笑話不比前一個失色。當笑聲靜下來，

嘉在狂喜中轉身，蹲在座墊上說：）

嘉：媽，我喜歡這樣出來走走。媽，讓我們時常

出來走走好嗎？

媽：天呀！那空氣多新鮮呀！還有點海水味呢！

——埃默，當心點過橋，我們一定是來到新白倫士威了。

亞：（看不過媽的成功）媽，下一個公共廁所又

在那裏呀？

媽：「穩靜的」你不是真的需要，祇是故意作弄人。

嘉：（尖聲地）媽，他可真可怕呢！他在學校裏

講的那些話叫我羞得要鑽到地下去。媽，他真該死！

媽：噢，我的正經小姐，不要大驚小怪。據我所知我們都是人。亞瑟，你也應該學做個斯文人。——埃默，當心撞着那牧羊狗呀。（她跟着注視那狗。）那麼瘦，要好好地餵牠一頓才行。牠也挺漂亮嘛！（她眼光又落在路傍廣告牌上。）這個吉士香煙的廣告可真不

錯，是嗎？哎，你看，那可有點兒像布拉。

亞：媽？

媽：怎麼了。

亞：我可以替紐域日報派報紙嗎？

媽：不行，我的小少爺，不行！我聽他們說那些派報的孩子要大清早四點半鐘就起來了。我的孩子可不能這麼早就起來，就算賺到一百萬也不行。你禮拜四早上派的那份「週末晚報」已經够了。

亞：不，媽。

媽：不行，我的孩子都不能辜負了神賜給他的睡  
眠，一早四點半鐘就起來。

亞：（慍懥地）哼，媽老是神呀神的，我看準是  
今天早上媽收到祂的信。（媽站起來，氣極  
了。）

媽：埃默，馬上停車，我不跟說這種話的人再同  
車。亞瑟，你快下車！埃默，你給他一元錢  
，讓他自己的回紐域去。我不要他。

亞：我說了什麼呢？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呀！

埃：我沒聽見他說了什麼呀！凱蒂。

媽：神賜給我這麼多恩典，我不能讓別人取笑祂  
。出去！離開我。

嘉：噢，媽——別糟蹋了這次的旅行嘛！

媽：不行。

埃：凱蒂，我們還是繼續開吧！我們已經開了這  
麼遠了。今天晚上我會跟這孩子談談的。

媽：（漸漸讓步）好吧！如果你認為應這樣的話  
。但是我不跟他坐在一起。嘉露蓮，你過來  
坐在我旁邊。

亞：（受驚）媽，那沒有什麼大不了呀！  
媽：我不要談了，我希望你爸爸好好地用肥皂和  
水洗乾淨你的口——我真想知道在甚麼地方

，我會對神講出這種話，大概要在不合法的  
酒吧、夜總會這些地方吧！——好了，埃默  
了，所以嘛，我家人搬到費城去住。

，你可以開車了。

嘉：媽，他說了些甚麼呀？我沒有聽見他說甚麼

（他們有一段時間在沉默中駛車，在衝突之  
後是一陣令人震駭的沉默。）

埃：我看要停車加點水了。

媽：好呀，埃默，你看該怎樣就怎樣。

埃：（向一車房工人）我想在冷卻器裏加點水——

一行嗎？

舞：（只有在這場戲裏他放開他的腳本，認真地

扮演一個角色。）當然可以。（按幾下車吠  
。）要打氣嗎？或者要加油嗎？

埃：我看不用了，我在紐域已經加滿了。

媽：這條路是往坎頓去的，是嗎？

舞：是呀！一直向前去準沒錯。還有幾分鐘你們  
就可以到荃敦了。

（他小心地倒水入興頭裏。）

太太相信我坎頓是個大城市呀！

媽：我女兒很喜歡坎頓的——我那出嫁的女兒。

舞：是嗎？它的確是個大城市。我這樣說大概是  
因為我在那兒附近出生的。

媽：好極了，你家人還住在那兒嗎？

舞：不，我老子賣了那兒的田，他們改建了工廠

媽：我那出嫁的女兒布拉住在那裏，因為她的丈夫在那裏的電話公司做事——嘉露蓮，別攬我——我們全家去看她，住幾天。

舞：是嗎？  
媽：她病了一場，我想應該去看她。我的丈夫跟兒子住在男青年會。聽說他們的宿舍在頂樓，還算舒適乾淨。你去過嗎？

舞：不，我是屬於天主教哥倫布會的。

媽：哦。  
舞：不過我時常在男青年會裏打籃球的。我看還不錯。

(他一脚踏在媽的座橫檣上，他倆人談得很投機。他勉強離開車子故意再檢查一下車子。  
。吹吹口哨。)  
好了，我看全妥了，太太。祝你們旅途愉快  
一直去準沒有錯了。

衆人：謝謝，謝謝，祝你幸運。

(搖擺、顛簸一會兒。)

媽：「嘆息一聲」這個世界好人多的是。——像

這個人就是我所說的好青年。

嘉(焦急地)媽，你不該把你自己的事都告訴別人。

媽：嘉露蓮，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一套處世方式。  
。——他看起來挺瘦的。他母親住在費城，

你可以想像到他沒有一頓好吃的，我可真想

煮些東西請他吃。

嘉：我餓了。爸爸，那邊有個買熱狗的攤子，我可以買一個嗎？

埃：我們每人要一個，怎樣，凱蒂？今天中飯吃得早。

媽：你決定好了，埃默。

埃：亞瑟，這兒是五毛錢——你跑過去看看有甚麼可買的，不要放太多芥末。

(亞瑟下車，走向台右，媽與露蓮也出來散步。)

媽：那是甚麼花呀？——我想採些給布拉。

嘉：媽，這不過是雜草吧了。

媽：我喜歡——喲，你看那天空多美呀！我真興自己在新澤西州出生。我常說它是全國最好的一州。每州總有些其他各州所沒有的特色。

(他們一邊漫步一邊哼，其時亞瑟回來，兩手捧滿了想像中的熱狗，他仍然因剛才的衝突而無精打采。最後他走到媽的前面，喃喃而言。)

亞：媽，對不起，我不該說那些話。

(他迸出了眼淚，將他的肘靠在額上。)

媽：可不是嗎？我們時常都會說些不當的話。我知道你不是存心這樣說的。

(他哭得比前更厲害。)

好了，好了，我原諒你。亞瑟，今晚你上床以前要……（噓聲說）你的內心是很好的，

亞瑟，我們都知道。（嘉露蓮也跟着哭起來，媽忽然開生氣勃勃和很快樂）好了，這麼好的日子我們還哭什麼呢。進來吧！嘉露蓮，你到前面跟爸爸一起坐。媽要跟她的寶貝兒子一塊坐。我從來沒見過像你們這樣乖的孩子。你們的熱狗都濕了。現在大家好好地吃吧！——好了，埃默，一、二、三，開動

——嘉露蓮，你在做什麼？媽：我在吐掉那些麵包皮，媽。  
媽：那你該說，對不起。

嘉：對不起，媽。  
媽：嗨，這兒是什麼地方？亞瑟，你看見郵局嗎？

亞：它寫着「羅倫士威爾」。

媽：嗨，像是學校，好極了。後面那座黃色大房子不曉得是什麼。——這兒開始是荃敦了。

嘉：爸爸，喬治華盛頓就是在這兒附近渡過德拉

華洲的。媽媽，就在荃敦附近。他是戰爭時的第一位，也是和平時的第一位，更是永遠存在國民心中的第一位。

媽：（察想一下過去的日子，平和地，教訓地）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從來不說謊話。（孩子們

自然覺得很枯燥，靜止一會兒。）你們看太

陽下山了，沒有別的可以比得上一個美麗的日落。

亞：前面有一個俄亥俄州的路牌。媽，你去過俄亥俄州嗎？

媽：沒有。

（夢般的靜存在他們中間。嘉露蓮挨近她爸爸，媽用手攬着亞瑟。）

亞：媽，這個世界人可真多，美國必定有千千萬萬的人。媽，美國有多少人呀！

媽：我不知道，問你爸爸。

亞：爸爸，有多少呀？

埃：有一億二千六百萬人，凱蒂。

媽：（壓着亞瑟的肩。）他們都喜歡在傍晚載着他們的孩子開車出去走走。

（再靜了一回。）

你們怎麼不唱個歌？亞瑟，你不是常常唱歌的嘛。

你怎麼了？

亞：好吧！我們唱什麼呢？（他試哼幾句。）

『在那藍色的維珍尼亞山脊上，在那寂寞的松林途中……』

不，我不喜歡它，讓我們唱：

『我在鐵路上工作，

整整的一天，

我在鐵路上工作，

祇爲渡過時光。」

(嘉露蓮馬上跟着唱，最後媽也唱，甚至爸爸也唱起來。)

(媽突然狂叫，跳起來。)

媽：「好呀，凱蒂，你看清楚了。」

(頻頻轉波，後退，不停顛簸。)

媽：「是了，這兒就是了，坎頓——五哩。親愛的布拉——孩子們，你們吃飯的時候要乖乖的

，靜靜的。她才施好一種手術，剛起床不久，我們走路一定要輕輕地。首先，你送我跟

嘉露蓮到門口下車，你們只要打個招呼，然後你們男的就去男青年會，大約一小時內你

們就回來吃飯。

嘉：「閉上眼睛、熱烈地握着拳頭壓在鼻子上。」

(我看見一顆星出現，每個人起個願。)

『星光，星光亮，

今晚第一顆星我看見，

我希望我可能，我希望我可以，

得到今晚我求的心願。」

(然後嚴肅地)別針。媽，你說大頭針。)

她用小手指連起媽的小手指

媽：大頭針。

嘉：莎士比亞。媽，你說朗費羅。

媽：朗費羅。

嘉：這是一個秘密，我不能告訴任何人的。媽，你起個願呀！

媽：(一種近於冷淡的幽默)不，沒有星我也可以起願，我也可以大聲告訴你們我的願望，

埃：「放棄地」不，媽，我們都早知道了，都聽過了。(她矯飾地側着頭靠着她的左肩，無意地模仿着說。)你要我做個好女孩子，你要亞瑟言行誠實。

媽：(莊嚴地)對了，你就該小心點。

埃：嘉露蓮，在我的外套裏拿出布拉的信來。我那外套就在你身邊，然後大聲讀出我用紅筆劃着的地方。

嘉：(找了出來)「經過你左邊的二個大油箱之後幾條街……」

衆人：(指向後面)在這兒。

嘉：「你就到一個轉角的地方，在左邊有一間愛披士多，斜對面就是消防局。」

(他們都歡呼地認出這些路標。)「……然後向右轉，再過兩條街，我家就在魏爾赫塞街四百七十一號。」

媽：比起他們以往住的那條街還要好呢！到愛披士多也方便。

嘉：(低聲說)媽，這裏比我們那條街好，比我們那條街潤氣呢！……媽，是不是布拉比我

們有錢呀？

媽：（用一種堅定及呆板的眼光看着她）小姑娘，你要小心點！我不喜歡人家在我面前討論

有錢沒錢。如果這個人不好，我才不管他多有錢！我住在世界上最好的一條街上，因為我的丈夫兒女都住在那裏。

（她深刻地看着嘉露蓮一會兒，讓這個教訓深入嘉露蓮腦海中，然後頭抬起來，看見布拉，招呼。）布拉站在石階上等着我們呢！

（布拉出現，招手，他們都喊：你好，布拉——你好。他們下了車。布拉長久地熱吻她的父親。）

布：爸爸，你好，累了吧！——媽你好？——瞧

亞瑟，嘉露蓮他們長得好快呀！

媽：他們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對了，你

爸爸需要休息一下。真是多謝上天，他剛好目前有個假期。我們會讓他吃個飽，晚一點

睡。露莉，爸爸有一份禮物給你，他自己去買回來的。

布：幹嘛呢？爸爸，你何必這麼辛苦去買禮物給我呢？

媽：現在不能打開，要吃晚飯的時候才能打開。

埃：露莉，何理斯在那兒呀！

布：他有點事還要留在公司一會，他就快回來了。他非常想見你們。

媽：好了，你們二個男的去男青年會吧！一小時內可以回來了。

布：（當她父親回到駕駛輪盤處，她走到大街上站在父親身邊。）爸爸，一直向前走，準沒錯，你一定看得見。（她用手臂繞着父親的脖子，用鼻尖擦着父親太陽穴。）我的傻爸爸，還買什麼東西給我呢！應該是我做女兒的買東西給你，爸爸！

埃：喲！不，世界上只有一個露莉。

布：（低聲含淚說）爸爸，我還能活着，你替我高興嗎？（她突然地吻她的父親，然後轉步回屋子。）

（舞台監督搬開汽車，亞瑟與埃默一面招手再見，一面幫手搬車。）媽，拿你們的東西上樓來吧，嘉露蓮，在後園裏有一樣東西會使你驚奇的。

嘉：兔子？

布：不，

嘉：鷄？

布：不，你去看吧！

（嘉露蓮跑着離場，布拉與媽慢慢地上樓。）

那裏有二隻小狗，你可以考慮一下要不要帶一隻回紐約。

媽：我看可以的。布拉，這座房子真好，你有了

布：當我出院的時候，何理斯已經把所有的東西

搬進去了，沒有甚麼要我動手的。

（舞台監督從左方推出一張床，床腳向右。

布拉坐在上面，檢查彈簧。）

布：媽我想你會睡得舒服的。

媽：（脫下她的帽子）噢，我在一堆鞋子上面也可以睡。露莉，睡覺對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她坐在布拉身旁。）讓我好好地看看我的女兒。上次我看你的時候，你認不出我來？可是那醫生把我遣走了。

布：（頭攏在媽肩上而哭泣。）媽，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還活不到幾分鐘。媽，太可怕了。

媽：（遙望着）神有祂的安排，好孩子，神有祂的安排。我們是只有繼續做我們份內的事。

（然後幾乎不在意地——用手背掠過布拉的面頰。）好了，今晚我們給那些男人吃甚麼？布：爐子裏有隻雞。

媽：你甚麼時候放進去？

布：（阻止着她）噢，媽，別走，我喜歡這樣跟着你坐在一起。每當我們跟你親熱的時候，你總是心神恍惚似的。

媽：（悲哀地，笑起來。）可不是嘛，我真傻。

我只是一個紐域的老太婆。（她看着自己的手背。）

布：（不平地）甚麼？媽你是挺好看的！我們常比得上家裏的人喜歡你——。現在，我去看那隻雞，你躺一會兒，閉上你的眼睛。——你有沒有在店子關門以前買齊了明天早餐的東西？

媽：（不舒服地）好，我希望你喜歡我，有甚麼

地邊唱邊下樓。）『那兒有九十九隻羊安全地在羊欄裏受着保護，可是有一隻在山中跑失了遠遠地離開了金門……』

布：噢，你知道，火腿鷄蛋。

（她們一齊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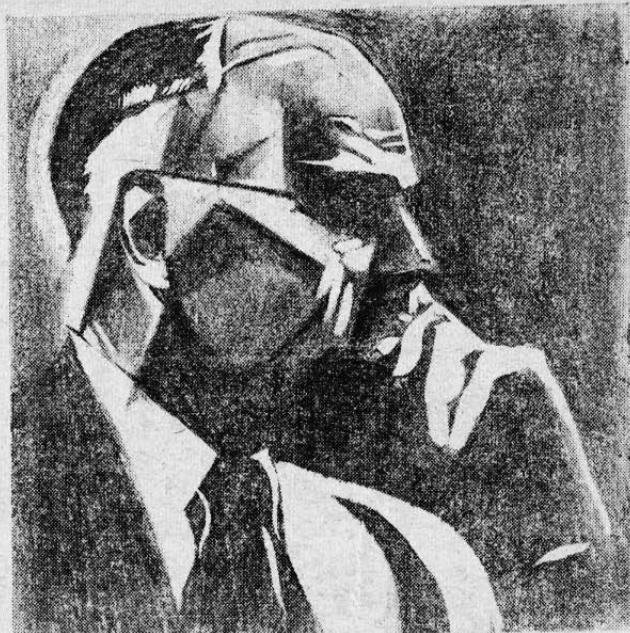
媽：老實說，我永遠不明白爲甚麼男人那麼喜歡吃火腿蛋，我覺得真倒胃口——你甚麼時候放隻雞進去的？

布：五點鐘。

媽：好吧！你現在閉上了眼睛休息十分鐘。

（布拉舒展一下，閉上了眼睛。媽心不在焉地邊唱邊下樓。）『那兒有九十九隻羊安全地在羊欄裏受着保護，可是有一隻在山中跑失了遠遠地離開了金門……』

## 懷爾德小傳



「（一九三八）和「九死一生」（一九四二），二劇都會獲普立茲獎。前者以非寫實的形式重現了美國早期小城市民的素樸生活；後者作者自己形容為「用漫畫寫的世界史」，剖示出人類怎樣歷盡難關而活過世世代代。懷爾德其他的劇作有以南北戰爭為場景的「號角將吹」（一九二六）「與河水為難的天使」（一九二二

桑頓·尼雲·懷爾德（Thornton Niven Wilder）一八九七年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早年隨父在上海、香港居留並受教育（他父親會作這兩地的美領事），回美後在奧伯林、耶魯唸大學，耶魯畢業後會到羅馬的美國學院深造了一年，後又在普林斯頓繼續研究。這期間他寫成了第一本書 *The Cabala*（猶太神秘哲學）。

在美執教於芝加哥、哈佛各大學，也曾作過中學校長，又在歐洲各大學講學。一九二七年小說「聖·魯易·黎之橋」面世，就獲得普立茲獎，聲名遂告雀起。此後他一面教書，一面創作小說和戲劇。小說計有：「安杜斯的婦人」（一九三〇），「天堂是我的目的地」（一九三五），「三月十五」（一九四八）。戲劇創作更多，就中最享盛譽也最重要的是「小城風光

八），「長長的聖誕晚餐」（一九三一），改編自Nestroy的鬧劇「楊卡斯商人」，一九五四年將之改寫成「鴛鴦配」，一九六四更以此為藍本改編為音樂劇「哈嘵，杜麗」，在百老匯極為賣座。他把歐里庇德斯的Alcestis故事現代化的戲劇「太陽下的生命」完成於一九五五年，並在是年愛丁堡節中首演。晚年也寫了三個獨幕劇，收在「倍里加獨幕劇集」中（一九六二）。「快樂旅程」是其中之一。

「小城風光」「九死一生」「鴛鴦配」都有中譯，收於「懷爾德戲劇選」，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周  
喚  
**短詩集**

1

月色移他的身影 由這廂到那廂  
移到那兒都是孤獨的 他想

風雨砌成的 生命  
夢裡會是翩翩蝶群  
猶未舒展 一翻身  
是個失落的告示

昨夜的星語 開出一樹繁花  
之後 割裂過去的憧憬  
星殞後 且把風雨藏在肩膀裡 透明

然後串成水珠

隨他的身影 在暮色裡發酵

然後酩酊走過長夜

那些碎步 由斜影

挪出

當年的山茶

落盡

他母親的白髮

爲數他的歸期 一刹千年……

## 2

飲風飲雨飲星月的美浪的鹹長大的水手

那些豪語 女人的瑣事

解很多寂寞

凌晨 不知誰的罪愆最深

惹風暴翻海底的黑浪

船是亞米巴 隨浪飄移

斷燈時 許多人在嘔吐裡喊上帝

當玻璃碎在割裂人性

生命是籌碼 沒有選擇

响聲後 想起海上的一串遊魂

船經過 不再回返

神父會投出很多的祈禱和祝福

宿命論却突然流行起來

### 3

星宿埋下那浪人的故事

埋不下他飄泊的身影

他走過 風就起了

攜自己的影子闖紅燈的日子

聽跫音送它入茫茫日暮

他曾是獵戶 不沾血

却沾域外的風和雨

曾為一個故事的完整 他入籍波希米亞

收集夢 收集永恆

以被釘十字架的虔誠

### 4

也許 樹下的陰影太深

那少女把自己吊在樹上 把愛曠下  
就隨風往域外去找那浪人的身影

結局猶未分曉

那些賭徒們的祭品  
就熱鬧了小鎮的傳說

祇有那張發霉的椅子 最具歷史  
刻下了樹上樹下的故事

## 5

由這邊到那邊 一道牆

隔了一個世界

在陰影下

他自己一個人

想起牆上割鷹的日子  
便想起碼頭上那盞燈  
想起燈便想起光想起路  
便想摧毀那道牆  
而創痍為栓住一些甚麼  
便使他癱瘓 躺下

由這邊到那邊 一道牆  
隔了一個世界

在陰影下

他自己一個人

6

夕陽下的斜坡已寂

穿過綠蔭

看蝶兒飛 小鳥撥枝上串串小點

寂寞多年的小石亭

已把笑語穿過石墩

夕陽裡透不出一些快意

回返時 夜色已濃

# 風訛

□「艾文給溫任平的一封信」本來是在上期刊出的，後來不知怎樣，竟把它漏掉了，說來實在疏忽，特此向作者致歉。

該文與上期溫任平的「影子迎與拒之間」連在一起看，才能看出所以來。

□我們說過，本刊的園地絕對公開，不管是誰，如合乎我們的選稿標準，都有刊出的機會，對誰都沒有偏見，這一點希望大家明白。

□這期大部份熟悉的作者都集中在一起，這是一個好現象，其實馬華文壇就需要這一批人不斷的創作，才能顯出些生氣，不然就沒有甚麼希望了。

□藍影是個很有才氣的女孩，已獲菲律賓大學哲學碩士了，仍想到加拿大去繼續創造，這種好學精神實在令人敬佩、這是她致編者的一封信。

你好？

××

我終於又去不成加拿大——飛機票都買了，走不了，真氣死我了，以後再也不敢說走了，人家說我眉毛長得太下垂，運氣不好，我那天去把眉毛剃光才好——天呀，人有多少的無可奈何。

我的院長了解我最深，他來信說，這是我們對主表現深信不疑的時候了，所謂盲目的信仰，相信無論發生了甚麼，祂總不會把我遺棄，現在，我只好每天一下班回來就打毛衣以養傷，已經快織好兩件毛衣了，把氣一氣誰？把無奈都織進去，一針一針的，還有許多毛線，不知要織到甚麼時候，本可以忙起來，報名再讀法文，錢都交清了，學校搬家，又趕不上了，氣人吧？要寫論文，題目左一個右一個，指導教授（即我的老板）都說不好，工作，太多了，主教要我們一年之內把六冊課本，六冊教員手冊編出來（他怕我走），雖然組成一個編寫小組，但寫的只有我一個人，其餘的都推說不能寫東西——誰叫主教說我的文章寫得好，神父那裡，我們的海外通訊我要改版，神父不答應，在僵持着，——有好多的閑氣，幸虧有毛線，一切都附於毛線。人家都說走不了有甚麼大不了，可是不知爲甚麼我有這麼多放下？

祝

藍影十一月一日

□對於宋子衡的「死流」，他的信這樣說：

「不知營造了多久，「死流」總算了結，但它仍舊那麼的空乏，距離想很遠很遠。

有時不想不行，但想得太多也不行，我是說反省這回事，許多作者經常在一個圈子內兜着，可是，想過了又裹足不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就這樣完結嗎？」  
「死流」如果以字面解說，那只是「死水」，但這兒是一道人流，到處隱伏着死亡的人流，但這是讀者的事。」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 **226** 期